



特殊教育青年會

「共融盃」

全港徵文比賽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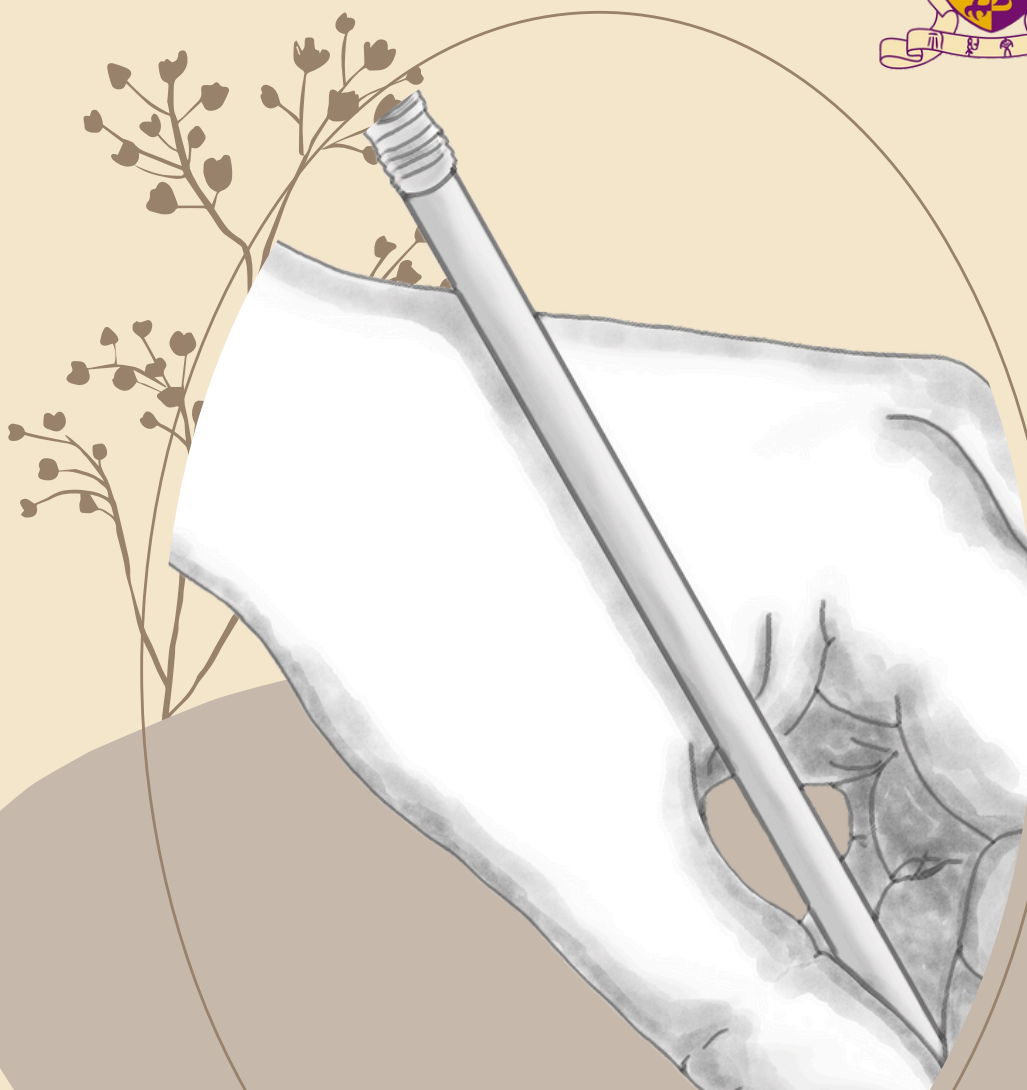
得獎作品集

支持機構：



we are all normal

we are all special



目錄

P.2

主辦機構簡介

P.3

活動簡介

P.4-P.8

小學組得獎作品

P.9-P.37

初中組得獎作品

P.38-P.75

高中組得獎作品

P.76-P.90

公開組得獎作品

P.91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名單

P.92

鳴謝

P.93

出版資訊



主辦機構簡介

The Special Education Youth Association

「特殊教育青年會」

是香港首個由青年發起的特殊教育需要（SEN）關注組織。

社會對SEN「及早識別」的認知不足，不少潛在學童因而錯過了介入的黃金時期，影響學習表現乃至個人發展。來自低下階層的SEN學童往往欠缺文化資本，相對較難得到適切的支援，進一步擴闊貧富差距，造成跨代貧窮。

因此，我們致力凝聚青年力量，在校園內外推廣特殊教育需要（SEN）資訊，提升社會大眾，尤其低下階層對SEN的認知，令更多潛在SEN個案被識別。透過普及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觀念，我們冀望消除SEN污名化，以「同行」而非「同情」的力量支援SEN群體，與其同行。



活動簡介

「共融盃」

全港徵文比賽2024

旨在提升社會大眾對特殊教育需要（SEN）的關注，並推動中小學生及公眾人士探討共融社會的實現。比賽由特殊教育青年會舉辦，由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學生活動基金支持，得獎作品將編纂出版。

就讀中小學的全日制學生、大專生及公眾人士均可參加是次比賽，徵文題目為別為「你與我之間」、「看不見疤痕的傷害」、「沒有牆的世界」。

支持機構





小學組得獎作品

冠軍：容鎧瀛

亞軍：馮柏瑋

季軍：馮月嬋

優異獎：凌卓楠



《看不見疤痕的傷害》

星期六早上，我和媽媽如常乘搭地鐵，由黃大仙前往太子的補習班。

「傻的就不要帶出來！」還沒踏入車廂，便聽到喝斥的聲音。車門打開，只見一名四、五歲的男孩子圍著扶手不停地轉動，其他乘客為免被撞到，只好往車廂的其他位置走去。「對不起！對不起！我兒子有自閉症，他不是故意的。」男孩的母親一邊解釋，一邊拿出耳機，試圖幫男孩戴上。男孩手一揮，耳機被打落地下，剛好掉在媽媽腳邊。

「都不知道大人怎樣教的，一點家教也沒有。」旁邊有乘客開口說道，還有不少乘客用異樣的眼光打量這對母子。「對不起，對不起，我兒子不是故意的，你沒受傷吧？」男孩母親一邊道歉一邊接過媽媽撿起的耳機，連忙幫男孩戴上。慢慢的，那男孩就停止轉動，乖乖站在扶手旁。那母親如釋重負，鬆了一口氣。這時，媽媽遞了一張紙巾給男孩母親，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膀。男孩母親紅著眼眶跟媽媽道了一聲謝後接過紙巾。隨後擦了擦眼淚，便一手握著扶手，一手握著男孩的手。

到達太子站，我回頭望向回復平靜的車廂，這對母子就像普通的乘客，彷彿剛才的一切混亂都沒發生過。然而，男孩母親微紅的眼眶，卻令我回想起她在車廂裡無數次的道歉。周邊乘客所說的每一句說話和目光，應該就如針般刺在這位母親的心上。我忽然感受到這位母親作為照顧者的無奈和委屈。或許我們不能直接幫助到他們，但請多一點包容、多一點體諒，不要再進一步傷害他們疲弱的心靈。

《你與我之間》

你與我之間有什麼分別？你與我之間有什麼阻隔？有些人之間有道牆，阻隔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媽媽說，世界上有些人很想與人溝通。但有人看不到，有人觸不到，有人聽不到……

在學校裡，有不同需要的同學，我們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才可以有和諧的校園生活。

今年，班上有一個聾子，我十分討厭她。她經常坐在老師桌前面，老師對她特別關心，老師還要我們多多照顧她。我討厭她是因為她常常要我們遷就她。我討厭她是因為老師經常叫她答問題，而不是叫我答問題。她還當上了班長，很受同學的歡迎。

直至，有一天小息，我在她的左邊叫她傳功課簿，她沒有回應。我心想：真是沒有禮貌的人。突然，陳老師拍我的肩膀說，你不能在左邊叫她，她的左耳聽不到聲音。

這時，我才知道我與她之間，是聽到和聽不到的分別。這件事我學習到要了解別人的需要，互相尊重。

陳老師說在學校裡，在社會中都有不同需要的人，我們要彼此理解，彼此包容，你不是有時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嗎？快叫媽媽帶你去配眼鏡吧！

《看不見疤痕的傷害》

有些疤痕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有些疤痕是令人難以啟齒的；有些疤痕是人們無法察覺的，這就是看不見的疤痕的傷害。

剛剛開學時，弟弟很擔心上學。他是個不想別人看到他的小男孩，他在學校總是扮演著透明的角色。

記得有次他放學回家後一直低著頭，直至晚飯時，他抬起頭媽媽才看到他嘴唇上的瘀傷，追問多次，他終於開口說出真相。原來前面的同學趁他執書包，推他的桌子而弄傷了的。這次是看得見的傷痕。

又一次，弟弟放學後要我借塗改帶給他，我不借，他哭了。經過媽媽連番的追問，才知道內向又不想別人看到他的弟弟一直被同學玩弄，同學拿了她的塗改帶，一直到放學才給回他，他被玩弄，玩弄的不止是他的塗改帶，而是他的心靈。

我曾經很想告訴弟弟，不要害怕，要勇敢表達，不要做膽小鬼。媽媽說弟弟需要一步一步的鼓勵，看不見的傷痕才會癒合。

社會上有不同的人，他們在不同情境，有不同的遭遇，如果遇到不平等的待遇，又或是身心靈傷害，我們要多包容，多鼓勵，多支持，理解他們真切的需要。

《看不見疤痕的傷害》

有些傷痕是看不見的，但它們卻是最深刻的。

特殊教育群體包括了各種不同的人群，如身心障礙者、學習困難者、行為問題孩子、天賦優秀兒童等。這些人群在學校和社會中往往會遭受到刻意或無意的歧視和排斥。他們可能會被視為不同於主流社會，被忽略或被忽視，這樣的待遇會對他們的自尊心和信心造成極大的打擊。

在學校裡，特殊教育學生經常面臨著同學的排擠和歧視。他們被貼上「不正常」的標籤，被視為是「特別的」，與普通學生有所區別。這種區別是對他們的侮辱和創傷，他們需要的是平等的機會和尊重。特殊教育學生需要更多的關注和支持，而不是排擠和歧視。教師和家長應該提供額外的幫助和資源，以確保這些學生能夠在學校中獲得成功。同時，普通學生也需要接受教育，了解特殊教育學生的需要和挑戰，以促進更加包容的學校環境。通過這樣的努力，我們可以緩解特殊教育學生的痛苦，並為他們創造一個更加平等和友善的學習環境。

特殊教育群體需要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他們的能力和價值與其他人並沒有區別。社會應該提供更多的機會和平等的對待，讓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我們可以通過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注和關愛，來幫助他們克服困難，實現自己的夢想和去理解特殊教育群體真切的需求。

讓我們一起用心去理解和支持特殊教育群體，讓那些看不見的傷痕，漸漸地消失在時光的長河中。讓我們創造一個更包容、更平等的社會，讓每個人都能夠得到應有的尊重和關注。



初中組得獎作品

冠軍：許若熙

亞軍：徐子惠

季軍：李東芳

優異獎：李綽好、戚莉莉、楊凱君、陳智昭、
梁恩銘、倪楚銳、林洪彪、方詩茵、廖汝淇、
呂世傑



《沒有牆的世界》

多數人的世界是平靜的海。你的卻泛起浪花，撞擊礁石，只剩碎玉般的浪花濺在腦海。課桌、黑板、教室……你的眼眸裝不下這一切。

你閉上眼睛，渴望幾分安寧。頃刻間，一座圍牆落入眼底。一處處霉斑，以及斑駁的抓痕，無不彰顯著其年歲。幾縷嘗試照進來的殘陽被無邊的黑暗吞噬。身邊只有寥寥幾人，所幸不是孤身一人被困。望向前方，你瞥見一個小男孩，他胸前的字條赫然寫着「多動症」，手臂上寫着「調皮搗蛋」。你又看了看自己胸前，只見「自閉症」三個大字映入眼簾。環顧四週，所有人身上都貼着大大小小的紙條，紙條上的字不同，但化開的濃墨皆在白紙的映襯下顯得那麼莊嚴，猶如什麼不能撕下的禁忌。

你在狹小的圍牆內來回踱步，最終像是下定了某種決心般一拳拳砸向那一片深灰。手掌染上了鮮紅，疼痛感鑽入身體，外面的世界卻好像近了些。

「年輕人吶，別砸了，沒用的，我年輕時也試過。」你聽見了一把蒼老的聲音，佈滿皺紋的手指着牆上幾個缺口。

原來不是沒有人試過出去。望着與深灰色格格不入的一抹血紅，淚水匯聚在了眼角，可流下的不是淚水，是被黑暗籠罩的恐懼，是被圍城隔絕的絕望，是籠中鳥對飛翔的強烈渴望。

「完全沒辦法出去了嗎？」你呆呆地望着面前的老婆婆。

「那也不是……這牆啊，由我們與牆外的人共同建造，我們只能取下自己砌上去的磚。要消除城牆，雙方都得取下各自砌的磚頭。」

你抱着一絲希望猜想到：也許牆外的人也不希望有這堵牆吧，該試試的。



聖保祿學校（中學部）



於是你在牆面上摸索，將有些鬆動的磚塊推出去。接著，又出現了拼命撕扯胸前白紙的人。兩個、三個……人們紛紛開始砸牆、撕紙。牆壁裂開了許多小孔，白紙碎了一地，刺眼的黑字不會再出現了。猝然，一塊磚頭掉入牆內，成了一塊碎石。接著是兩塊、三塊……碎了一地。你看到了牆外的人——他們沒有缺失的腿腳，沒有聽不見的耳朵，沒有貼那怪誕的紙條，可他們同樣拼盡全力地打破這圍牆。再後來，牆徹底崩塌了。撲騰著翅膀的銀白色蝴蝶飛了出來，荒涼的廢墟中長出了豔麗的天堂鳥。

再次睜眼，你身處熙攘的操場，視線不像夢裡般清晰。朦朧間，你看見了朝你伸來的手。

「同學，一起打球嗎？」眼前的少年將羽毛球拍遞到你面前。

吵鬧的操場仍令你頭疼，可你沒停下揮拍的手。汗水浸濕衣領，微風拂來，是前所未有的沁涼。那是你第一次接受邀請，但絕不會是最後一次。這一刻，由一份份偏見鑄成的圍牆微微動搖了，幾顆小石子從高處滑落。

你相信，我亦相信：有一天，總有一天，我們的世界不會再有那樣圍牆了。





《沒有牆的世界》

「媽媽，那個姐姐好奇怪呀！為什麼要閉著眼睛，拿著拐杖走路呢？」

「姐姐的眼睛看不見，不拿拐杖會跌倒的。」

「哦，姐姐好可憐呀！看不見這麼美麗的世界。」

我是一位盲人。

自呱呱墜地起，我便置身於黑暗之中，在無止境的黑夜中漂泊。在命運的洗禮下，我開始困頓於他人的言語，慢慢迷失在那明明看不到，卻似乎能感受到的異樣和同情的目光中。我把自已緊鎖在半畝方田中，不願踏出一步。

「媽媽，那個姐姐好奇怪呀！為什麼要閉著眼睛，拿著拐杖走路呢？」

「小朋友，因為那個姐姐的爸爸媽媽，在姐姐出生前，向上帝禱告，想要一個與眾不同的孩子，於是上帝讓天使給她做了一個特殊的標誌，所以是因為姐姐的眼睛太漂亮了，才要閉著不能隨便讓人看見呢！」

一陣銀鈴般的聲音傳入耳朵，我停下了想逃離的步伐，這是我和一心的初次相遇。

搖晃的流年，輕擺的時鐘，時光不急不緩，在一心的陪伴下，我穿過生命中的廢墟，感受著時光的溫柔，流連於歲月的美好，開始追尋著曾經以為無法觸及的幸福。

「這是梔子花，純白如雪，香到鼻尖，沁入心田。」我慢慢伸出手，小心翼翼地觸碰著一心用語言為我描述的世界。輕盈如綢的花瓣，觸感柔和，仿佛綻放在我眼前。我不曾見到過午後夕陽的璀璨，可一心帶我漫步於林間小道，感受著它的明媚美好，熾熱和滾燙；我不曾見到過花雨紛飛的斑斕，可一心帶我暢遊在春日的山野，感受著它的如夢似幻，馨香芬芳……

「媽媽，那個閉著眼睛的姐姐旁邊，坐著的姐姐怎麼只有一條腿？」

「噓——」

「一心，你……」我內心顫動著，欲言又止。一心拍了拍我的肩膀，依舊笑著對我說：「幾年前，一場車禍奪走了我的一條腿，我的舞蹈夢因此而





破滅。但是沒事，你有聽過這樣的說法嗎？生命以痛吻我，我們要報之以歌。」一心淡淡地說著。

在風華正茂的年紀，在為夢想而拼搏的時候，失去了一條腿，可她卻絲毫沒有控訴命運對她的不公，堅強地與上天抗爭，微笑以對。此時的我眼前一片漆黑，卻分明能觸到她微微揚起的嘴角，看見她身上撒滿了陽光。我卸下了鎧甲，真真正正從自己所築的圍牆走了出來，瞬間覺得世界真美好，我這樣想著。

世界是平等的，可總有一些人，因為種種的不幸，成為了需要幫助和保護的人。請用平常的視角，平常的心態，對待身邊的特殊群體。我們或許看不見，或許聽不見，或許控制不了自己，或許表達不清楚，但是一個笑容，一個尊重，一個善意，一句鼓勵，就是對我們最好的幫助，就能為我們帶來溫暖，那原本我們為自己所設下的堅固，所有的喧囂和浮躁，也會慢慢被卸下。





《你與我之間》

世俗人所帶的偏見與異樣的眼光，終化成一把利刃，積攢起無窮盡無處排解的力量致你以沉重一擊。似乎連死亡也無法消弭這種致命性的誤解，但或許善意的暖陽與春風能企及。

你與我之間，塵封已久的信箋橫亙著你與我，信箋裏盛放著處於密閉的你，而在一層薄紗之外，是那個自由奔放的我。我親眼見識過你淚灑箋紙，陳舊泛黃的箋紙頓時暈染成一片片朦朧的痕跡。往事如煙，只此消散。你將過往的不堪承載進潺潺詩意的遠方，那是你的生活，你的理想。風聲將振碎你飽經的辛酸與苦楚。往事隨風，都入夢中。

彼時，與別人溝通、探討似乎成了奢望的永久。時代背景的發展出的弊病釀造出你看似的格格不入。在學校，背后的小人得志似地將你與他人的特殊坦露無遺。踏進社會，人們不自覺地會否定你，給你似乎任何努力都是徒勞的判決。你駐足的片刻，旁人紛紛擾擾的言語便將你裹挾、襲捲、吞噬，在陰暗的泥堆裏肆意滋生。若欲遠離，終不可得。你被困在其中。影子的底色與內心深處湧進的情感，只得深深壓抑。

周遭對你銳利、凌厲；而你，被囿於偏見的一隅裏。你是徬徨無助的。但愈到後來，為了讓自己在人羣中不那麼顯眼，只好將自己的敏感與脆弱裝進匣子裏，佯裝別人不會注意到，自此顯得更為沉默寡言。我試圖擁你入懷裏，但你掙扎著逃離，我驚覺，你不安心地抵觸被真情實意揉拭的暖意。往日的潤澤因今日遭受的不幸都統統失去色





調。

啜泣的日子，大抵都是你一個人隱忍的釋放。向陽生長談何容易，你抵擋住勢如洪水的惡意。波浪的折皺終將會隨著時間的沖刷撫平，雪花的侵佔終會被蓬勃的生機籠罩。世界正在抱攬善意，你將不再孑然一身。

可你終究是有情感的，那是富於常人的情感。你天生的對世界的敏銳力與捕捉力，造就了你壯麗的生命力。那是屬於你波瀾壯闊的一生。漫步的我突然瞥見捎在枝葉末端的搖曳的花苞，那或許是你，是生命不可被定義的美。那是專屬於你獨特的昇陽的綻放。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





《看不見疤痕的傷害》

我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

「你就不能閉嘴嗎！」一心以震耳欲聾的聲音咆哮着。我被嚇了一大跳，身子劇烈地顫抖。其他同學立刻注視着我，並上下打量我。我的眼睛模糊了，周遭的聲音形成無數的回音，在我腦裏不斷迴盪。眼淚變得滾燙，正焚燒着我的臉。我放聲大哭，終於承受不了壓力。

小時候的我，經常在家裏跑跑跳跳，為家人傳遞歡樂，那段日子是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自從我升讀中學後，一切都變了樣。我經常打斷別人的話，在座位上扭動、喋喋不休。這些症狀日益嚴重，同學漸漸疏遠我，在我背後指指點點。我沒有朋友，即使大家對我不屑一顧，我也一直以活潑掩飾自己的孤單和憂傷。同學們的每個白眼就如利刃刺穿我的心，卻無人看到笑臉背後隱藏的是一道道流淌著鮮血的傷痕。他們更特意要求老師調位，故意不和我說話，在踐踏我的底線後把我的崩潰當成笑話。我一直沒有說出自己的難處，我怕他們把這一條條無形的疤痕翻出來、暴露人前，變得更討厭我。

老師把我送到社工室，社工溫柔地問我：「你為什麼哭？」我的情緒波動，無法自控地大聲喊叫：「所有人都討厭我！我只會帶來麻煩，惹人討厭！」陳姑娘沒有生氣，緩緩地說道：「我知道你很難控制這些行為，過度活躍症並不是你的錯。」我抬起頭，詫異地看着她。「藥物可以幫助你調節自己，不要因此阻礙自己的發展，影響情緒。過度活躍症患者也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活得精彩的！」我擦乾眼淚，抽泣着：「但……我不知道如何跟他們相處……他們討厭我……」陳姑娘撫





摸我的頭：「傻孩子，他們只是不知道這些行為會傷害你，他們不知道你有過度活躍症啊！你願意給他們理解和陪伴你的機會嗎？」我猶豫片刻，從陳姑娘的眼中看到希望之光。

後來，老師和同學們解釋了我的情況。同學不再孤立我，我感受到他們的接納，願意和我聊天，也不再向我投來鄙視的眼神。社會上有很多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我們都需要同輩的理解和陪伴，才能享受青春、追逐夢想。我的傷疤慢慢地結了痂，這時我才驚覺坦誠面對自己，不但不會暴露疤痕，反而令它們逐漸痊癒。

社會上有不少人有特殊學習需要，我們的眼神、一言一行，都有可能在他心裏劃下無形的傷口。他們的行為或許會帶來不便和滋擾，但他們需要的是我們的理解和包容，只是一句關心、一個擁抱，為何我們連這樣也做不到呢？每個人都值得我們接納和尊重，與眾不同的絕不只有我，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看不見疤痕的傷害》

生活就像一幅細膩的畫卷，充滿了無數美好的瞬間和深邃的故事。然而在這幅畫卷中，有些傷害如同無形的疤痕，看不見，摸不著，卻深深地烙在我們的心裡。這些傷害可能是曾遇過的挫折、感受過的孤獨，它們看不見，卻深深地影響著我的生活，就彷彿我曾經遭受到的不公允和傷害。這些疤痕悄無聲息，卻在我的內心深處生根發芽，留下了深深的疤痕。

我是一名聽障人士。許多人問我：「聽不到聲音生活過得還好嗎？」我毅然決然的否認了。對我來說沒有一刻是方便的，無論何時何地我都會很沒安全感。大街上車輛駛過的聲音、街道上的嘈雜聲、人們的歡聲笑語我全聽不見。我要盡量靠邊走路，即便是走在人行道上，我只能從人們的表情判斷出他們的喜怒哀樂，從肢體動作看出他們所表達的情感。可我時常保持樂觀，轉念一想，當聽不見這個世界的喧囂、嘈雜、負面的事物，在我看來世界上的一切都那樣純粹又美好。

還記得初中的時候，因為聽不見別人說話，我不懂得與人交流，同學們總是嘲笑我排斥我，不願跟我成為朋友。無論我怎麼努力也無法融入群體生活，換來的只是一雙雙歧視的眼睛。這使我一度自卑、開始懷疑和封閉自己，生活陷入低谷，深陷在黑暗的沼澤裡，隨之而來的是無力和失重感，一直無法掙脫。

這早已在我內心深處留下了深深烙印，難以釋懷，像是一道重重的疤痕在我心頭上生根發芽。即使我用那道疤痕鼓勵自己尋找新的朋友，刻意讓笑容留在臉頰上變得友善，卻發現無論我再怎麼努力也無





濟於事。我不禁感嘆世界的不公，質問為什麼我生來就與別人不同，無數次與命運抗衡，換來的只是無數人的非議、歧視和上下打量的目光。

都說時間是最好的醫師，來撫慰那看不見的瘡疤，可時間只是沖淡了受傷時的痛。它只會讓傷口變小，但心頭上永遠會有一道不可磨滅的疤痕。我並非釋懷，只是接受了。成長就是不斷接受的過程。當別人一次又一次地揭開我的傷疤口口聲聲說同情憐憫時，我想我真正需要的不是所謂的同情心，而是公平、尊重，無論是學校裡、社會上或是日常生活中。雖然這些疤痕無法徹底消失，但是我們可以通過成長讓它變得不再明顯。這些傷疤會成為我前進的動力，讓我更勇敢地面對它們，接受它們，最後用一生治癒它們。

曾聽說過「世人皆說你是朵難養的花，但你仍舊迎風盛開」，這是最想對像我一樣的聽障人士說的話，別懼怕這世界上的傷害，勇敢去面對和追求吧！像那無拘無束的小草一般肆意生長，不必在意旁人的眼光，你就是獨一無二的個體，永遠向陽而生，隨風盛放。





《看不見疤痕的傷害》

這個世界的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但世俗對一部分人的「優待」，總帶著些許不公。

也許是女媧造人時，小泥點不幸甩到他們身上，有些人從降臨到世上的那一刻起，就有常人沒有的苦難，而這殘酷的命運主宰了他們的一生，注定不會一帆風順。

在人生的必經階段，雖然表面上他們同樣擁有前往學校的「門票」，但卻從來不被歡迎、不被完全接納，他們似乎生來就只能是「鶴立雞群」的存在。

我們從小就接受良好教育，骨子裡的教養從來不允許我們作出露骨的攻擊、展現明目張膽的敵意，歧視化成了連我們自己都察覺不到、無處不在的偏見，比如選同桌時閃避的眼神、發言時議論的竊竊私語、路過時不懷好意的打量、組隊時無人邀請的尷尬，那些下意識做出的自然反應，一舉一動都透露著對他們的排斥和歧視，在無形之中一次又一次傷害他們。

而對於敏感自卑的他們，哪怕是一瞥一笑，都是壓倒駱駝的稻草。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群體彷彿逐漸變得透明、難以察覺，不是數量少了，而是他們沒有勇氣出門面對世俗無數次的傷害，成為人們避之不及的瘟神。可惜世人總是自作聰明，出於對他們所謂的「關愛」，愚蠢地將他們所受的苦美其名曰說成面對逆境的刀刃，卻往往只刺在他們自己身上，那些「小泥點」永遠是可憎可惡的，不值得被美化、被歌頌，在他們身上的傷痕絕對比他們得到的關愛要多得多。





那些誤以為友善的「特殊待遇」，也總是南轅北轍。那些施捨不屑的態度、過分關注的眼神、有意的禮讓照顧，都在不經意間朝著他們的自尊心開了一槍又一槍。我們口中所謂可貴的「同理心」也不過是自吹自擂，甚至適得其反，讓他們更加自卑，更加無法真正融入社會，那又何嘗不是人們下意識的否定和細微無聲的歧視呢？

世俗有意或無意的偏見就像一把把看不見卻又鋒利的刀刃，深深地刺在他們心上，聚集成一波接著一波的惡意浪潮向他們襲去，而那些疤痕和傷害將會留下痕跡，永遠存在。但哪怕歧視是社會上一座座穩如磐石的大山，我們也要化為愚公一步步移走有形無形的歧視。

歧視不是與生俱來的，它們在環境中萌芽生根，如果人們不改變環境，法律和教育都無法消除任何問題。相比起無用的口頭幫助，倒不如正視問題所在，做出實際行動，給予他們普通不過的微笑、朋友之間的出手相助、真正與常人無異的待遇，推動人與人之間的共融共濟。

或許，他們需要的不是那些所謂的安慰或讚頌、同情和憐憫，而是用最普通無異的眼光看待他們，尊重和平等，如此，才能不再在無聲、無形的情況下傷害他們。





《沒有牆的世界》

「向華，該起床了！」門外響起一陣略顯刻薄的女聲，向華沒有回應，微微害怕地起床洗臉和刷牙，然後坐到餐桌一言不發地吃着早餐。

一道人影在大廳裡急燥地來回她的房間化妝更衣，隨後便坐到餐桌。「整天跟啞巴似的，一句話也不會說。」他媽媽的聲音幽幽傳來，向華面無表情，但用慌亂的眼神看了看她。他有些恐慌，映入他眼裏的不是一副化了淡妝的臭臉，是縈繞在媽媽身旁的顏色：煩燥的灰與莫名奇妙的紅，他並不理解。突然一些錢放在了他面前，「今天的午飯只能自己解決了。」隨後帶着向華看不懂的紅色匆匆離去。

向華的思想很負面，對社交感到恐懼，所以他很久沒出門了，但現在已是下午二時，他只能穿著隨便地去吃飯。他剛下樓，就看到他以前每次出去必會見到的保安大叔，大叔的衣着整齊，看起來很是嚴肅。向華感覺周圍很陌生，於是他抬眼望去。大叔身上繞著濃郁的黃色，他看到一位老奶奶走了過來，卻沒力氣推開大門。向華看着大叔友善地開了門，又扶着她下去。向華慢慢走了過去，他覺得那黃色並不陌生。兩人接近，向華抬頭對視，對他笑了笑，離開了。

向華一路走，觀察着他人的「顏色」，來往的人很多，有人是冷色調，有人是暖色調。向華走到了一間飯店門口，卻遲遲不敢開門。突然，門向外打開，一位母親帶着那一股莫名奇妙的紅色和一個帶着純粹白色的孩子走了出來。「生日快樂！」孩子手裏有未吃完的蛋糕，高興地應了聲。向華出了神，想起今天似乎也是自己的生日，落寞的深





藍從他身上像蝴蝶般飄在他眼前。回過神後，他走進了眼前他遲遲不敢進入的飯店，出乎他預料，裏面是與保安大叔一樣的黃色和各種暖色調。他向員工點了餐，吃了頓對他有意義的午餐。

深邃的黑披上了天空，向華為按門鈴的媽媽開了門，她提着兩袋子東西，不知道是甚麼。她乾淨俐落地洗手更衣，然後走進了廚房烹飪。熱騰騰的飯菜上了桌，向華低頭默默地吃着飯。他瞄向廚房，那有一個袋子空了，他記得還有一個袋子似乎在冰箱裏，而冰箱裏亦有絲絲紅色與媽媽相連，看向她，也不是一張冷淡的臉，而是嘴角淺笑。

吃完飯，向華收拾了碗，洗完後就回到了房間。這時，一陣敲門聲從門外傳來，媽媽帶着一個大蛋糕進來了。向華呆住了，他記得上次的生日蛋糕是很久以前了，他還能回味當時的感覺，直到他升上了中學。媽媽也因事業，無法顧及生日。他之後甚至因壓力和孤獨而害怕社交。一口奶油蛋糕進了嘴，很甜，和向華眼中的紅色一樣。他流下了眼淚，在他眼裏，今天的世界變成了沒有牆的世界，他感受到了世界或許不像他想的那般極端。「向華，吃完蛋糕，就該睡覺了。」耳旁傳來一道溫柔的聲音，向華作出了回應：「好。」



《沒有牆的世界》

感情——是人類最複雜的東西。因為它，我們在婚禮的教堂內喜極而泣；因為它，我們在體育館的籃球場上相互鼓舞；因為它，我們在親人的墓碑前潸然淚下。感情就像一根紅線，把我們緊緊串在一起。

但，人類好像漸漸不相信感情了，我們似乎在心中建了一道看不見的城牆。那道牆之所以形成，或許是皇后給白雪公主的毒蘋果；或許是參加完宴會的丈夫衣服上的長頭髮；或許是父母在親戚面前對兒女的數落。因此，我們開始拒絕別人的好意。新婚的夫妻相互猜疑，不再相愛。心事重重的學生不再對父母傾訴。我們好像被困在了一座無形的迷宮裏，周圍都是高聳入雲的城牆，它遮住了太陽，遮住了灑向我們的光。

從出生起，我就是特別的。我沒法面對多人的目光，在人群中，我的雙腳總會不自覺顫抖。我長的丑嗎？衣服上的皺褶會被看到嗎？別人會喜歡這樣的我嗎？我止不住的想。父母很擔心我，直到寫著「社交恐懼症」的確診書靜靜躺在桌上。

小學五年級，我退學了。醫生說繼續上學可能會對身心帶來不可逆的傷害，女強人的媽媽辭了工作，爸爸待在家中的時間也越來越少，我，也漸漸把自己鎖在了昏暗的房間裏。

我幾乎從不離開房間，早上起床，打開電腦玩一整天，累了，就睡覺。電腦的溫度會越玩越高，可我覺得，它很冷。

媽媽辭職後，每天都會在家做飯，明明以前都只點外賣的，但好像是因為吃外賣不健康。完成後，她會把飯菜放在門口，我總是過半小時才會開門拿，我不想和任何人接觸。一開始，媽媽做的飯很難吃，唯一能下口的，就是番茄炒蛋，每次有番茄炒蛋時，剩的白飯就會比



平時少，於是，她幾乎每天都會做這道菜。

這樣的生活大概持續了半年。

前兩個月，媽媽每天下午都會在門口跟我說話，我幾乎從不回應，後來，就沒有然後了。我想，她是累了吧，那道門很薄，薄得聲音很容易就能透進來；那道門又很厚，厚得沒有人能推開。一天晚上，我聽到了爸媽的爭吵聲，媽媽在埋怨爸爸忘記買便貼，「就是因為沒有貼便貼，今天的飯才剩這麼多的……」她小聲道。便貼？我不知道這是什麼，但我想把房間的垃圾丟了，它們已經推了兩個月了，但當我拿起它時，我發現裡面的飯盒底下貼著什麼東西，我佯裝平靜，翻出所有的飯盒，每個上面都貼著便貼，它是淡黃色的，但我覺得它就像光一樣刺眼。一張便貼上面寫著「阿銘，你好像不太想說話，以後我想說的，都寫在便貼上吧。」內容從長篇大論的鼓勵，到生活中的雞毛瑣事，我仿佛能看到媽媽一個人對著便貼自言自語的落寞。我好像忘記了什麼。好像忘了媽媽每天都會做我最愛吃的番茄炒蛋，好像忘了一個人打兩份工而早出晚歸的爸爸，好像忘了他們從未對我有一絲抱怨，好像忘了，他們有多愛我。

我推開門，一瞬間，房間被照亮了，許久未見的父母，眼角的皺紋似乎變深了，看到我，他們愣了一會，然後衝過來抱住我，沒有人說話，他們只是不停地哭，而我，也沒忍住。

感情——是人類最複雜的東西，儘管有時會有一道牆隔開串著我們的紅線，但，總會有一道光，融化厚厚的牆。那道光，可以是父母對兒女的愛，可以是妻子在深夜為丈夫留的一盞燈。只要心是有溫度的，那道光，可以穿透一切。



《看不見疤痕的傷害》

為了摧毀舊世界的冷酷規則，我們高舉起反抗的旗幟，推翻現狀，迎接我們渴望的新生活。

我不明白，我做不到，我什麼都做不好，老師在講什麼呢？我認識每一個字，但並不是完全認識……，我就是不懂！於是我轉到了新學校，那裡的學生都很奇怪，有的很矮，有的像聾子，有的沒有手腳，不像我這樣健康。但是同學們總是看著我笑，他們笑什麼？我沒有語無倫次，我沒有說傻話。雖然我什麼都做不好，但我會盡我最大的努力，現在我能幫媽媽看店了，她的臉上也開始露出笑容，我們一定能一直這樣幸福。

我喜歡獨自一人，因為我愛讀書，書中藏著知識。當我讀書時，沒有人能夠打擾我，周圍寧靜得令人恐懼。有一天，我在書中看到了無窮的迴圈，我想，我不像那個新來的孩子那樣樂觀，我們這些人千百年來的生活，難道不也是一個無窮的迴圈嗎？我喜歡把閒置時間用於學習音樂，並發現我非常擅長音樂。我最近的作品播放量已經超過上萬次，我要成名了，成名後再也沒有人能嘲笑我，我將成為下一個貝多芬，這是我對命運的反擊。沒有人會再歧視我。

我擁有一對被遺忘的眼睛，那是一雙深邃而黑暗的眼睛。周遭的人總說我孤僻，我在混沌中沉思：是否真有人獨享神的偏愛？為何我們的存在似乎被冷漠地抹去了？我無法看見繽紛的世界，鏡中的自己，甚至是未來。或許，我們早應該洞悉未來。這難道是我命中註定的嗎？我不認同命運這一說法。如果命運真能主宰一切，那它又怎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會選擇視而不見？命運不過是一個偽概念，那些希望我們放棄抗爭的人所設下的圈套。我們將永遠反抗，也許能如海倫·凱勒一般。我們只能在這不安分的眼睛與嘴巴中抵抗所謂的「命運」，即使目前仍未能見到一絲光明。又有電視台前來採訪，或許我真應該將我的經歷寫成書籍，它可能會成為暢銷書。

我是誰？一個人？一種威脅？還是一個悲劇？我只是一位對不公義反抗的人。正是因為不滿於世人的冷嘲熱諷，我們才決心去對抗對我們來說本不公平的規則，而不是盲目服從於那些既得利益者所編織的甜言蜜語和虛假的宣言之下。

事實上，從小擁有生理缺陷的人就被告知，他們因為缺陷而無法完成許多事情，於是就任由他們自生自滅。但他們同樣有能力做偉大的事，正如他們的身體健全者一樣，已有許多人證明瞭這一點，包括貝多芬、海倫·凱勒等。他們將持續挑戰自己的命運，我們應該默默地關注，因為他們與我們並無二致。總有一天，他們的成功將被世人目睹，從而打破偏見，終結千年的無盡循環。





《看不見疤痕的傷害》

當小提琴的餘顫撩挑着我的心弦，我望著台下靜坐的一心。霎時，現場如雷鳴般的掌聲此起彼伏，此刻我離場的身影藏不住內心的亢奮，衝入一心的懷抱之中。我知道我終於不再是一個備受定義的特殊人士，不需要大家對我的處處拘謹與非議，我可以享受熱羨與敬佩。但此刻我更希望這如雷鳴的掌聲，縈繞在我的心頭，緩緩癒合那深處看不見疤痕的傷害。

現時的一切都是我夢寐以求的。兩年前，正當那書本上數不盡的「蚊蟲」，鋪天蓋地地將我侵蝕；老師冗長無趣的說話，橫蠻專行地打亂我的心緒；冰冷無情的成績表，將我仍要強的自尊心侵蝕得體無完膚時，我多少次在黑夜中哭泣，月亮難以體會我的心思，我只好把淚水都哽咽回肚子去。

今天的一切一定是我那自尊心在作祟。周圍的所有事物都用他們的善心將我保護得毫髮無傷，緘口不談我的任何失敗與過失。可我心如明鏡，這些彷彿是另一方式的冷嘲熱諷。他們揪住我的不同——讀寫障礙和專注力低下，不斷否定我一切成功的契機，他們連篇的慰藉難道不是對我的疏遠嗎？又有誰會認同我心中那股不輸的勁兒，為我指明道路，在這人生漫長的道路上，消除我的所有不同？

我不斷在這沉沉浮浮的黑暗中，尋求一線曙光，一切在我遇上一心的傾情演奏後，有了心機。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的陶醉，陶醉在這世間最美好的旋律中，我小心拿起一心的小提琴，當我拉奏出第一個音符後，生機在內心之中變得





茁壯。那曙光在我看來逐漸耀眼。或許小提琴會是改變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我自問着。

我將這個希望說給了母親。母親望着我臉龐上溢出的喜悅，良久地嘆息了一聲，這次我沒有得到她的鼓勵，只聽她用急促的聲調勸導：

「安份些吧，安份些吧……」我聽後愣愣佇立在原地。那就彷彿一把利劍向我這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特殊人士」劈來，留下一次看不見疤痕的傷害。

一陣大風吹過，試圖吹熄心頭上寥寥無幾的希望之薪。幸而，有人將它細心捧在手中——那是一心對我的理解與鼓勵。正當我就要陷入世人對我種種定義的深淵之中，是她將我緊緊呵護著我的自尊心。將小提琴一次又一次地架在我的肩頭上。琴聲之中，我重新審視自己，或許過往只是一直困在別人定義的「不同」與「特殊需要」當中。如今，提琴將我重新定義。

一心的悉心教導，提琴的悠揚，我對提琴的孜孜不倦與天賦，不斷肯定着這個想法，滾燙著我的自尊心……這一次在學校的演出，堪稱無可挑剔，結束過後各方企羨的目光滿足了我一直不忿的內心。或許只有現時緊緊擁抱著我的一心才明白，那些面帶假笑的安慰並不是接納「特殊」，而我其實與平常人一樣都具有爭強好勝的心，我渴望與他們一樣都能得到別人的肯定和讚許，這是我內心看不見疤痕的傷害的一劑良藥。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沒有牆的世界》

我看着這道以白磚砌成的高牆，不禁聯想起她那嬰兒般白嫩的皮膚，以及那青澀的笑容。白色的事物很容易被弄髒，只需用黑墨在上面輕輕一點，那令人憐愛的無瑕便會瞬間被破壞。非常脆弱，她也是如此。

那一天，是她作為一個十歲女孩人生第一次體驗上學的重大日子，我還記得那天她似乎比平時任何時候都更雀躍，也跟我說了很多話。儘管她的話語含糊不清，我對她想表達的意思也只是一知半解，但我能感覺到那份興奮和期待，也許那就是上學對任何小孩來說都是最幸福的事吧。

「姐姐，」她張着小嘴，牙牙學語似的說道：「上……上學……我很開心。」她咧嘴笑了笑，露出潔白的牙齒，「喜歡……和姐姐一起上課！」

我牽着她，無奈地笑起來，心中卻是泛起陣陣波濤。

我這般不安也不是沒有原因。畢竟由古至今，無論是哪個時代，偏見、刻板印象都無處不在，最糟糕的是，她恰恰出生在了這個惡意泛濫得超標的六、七十世代，而這種「特殊情況」在家中也不能倖免。

我記得很清楚，在那個下午，我嘗試和一直鄙視妹妹的母親爭辯，提出讓妹妹上學去，最終卻是以爭吵和滿屋狼藉作結。我決定犧牲自己偷偷仔來的私房錢，雖然為數不多，但起碼可以支持妹妹上一陣子的學。

才剛踏進教室，裏面的孩子便已經沸騰起來。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哈，這娃兒『糖分』超標了——」

「喂，你別亂說話！人家雖然患了疾病，和我們不一樣，但還是聽得懂的！」

「開個玩笑而已，不用這般計較吧；而且我聽說唐氏綜合症病人智力不高，行為和長相也奇奇怪怪的……嘖，這一看還真是呢。」

我坐在妹妹旁邊，冷冷地瞪着圍在我們身旁的孩子。本來我是要回教室上課，但總是放不下心，害怕那些孩子會對她有偏見，而現實也證明我這決定是對的。正打算責備這些愚昧的孩子時，妹妹顫抖着身體喊了出來：「我……我不蠢！我是有唐氏綜合症，但我不奇怪！我跟一樣，也在很努力地生活，請……請不要忽略我的付出……」她的聲音越說越小，最後竟然是哽咽。

那些同學愣了愣，沉默起來。我上前抱住妹妹，輕撫著她的頭髮。她在這邊牆裏住了十年，整整十年，在不斷的打壓下，她終於反抗了。

世界上有很多人，每一個卻都是不一樣的，然而本質上卻都是同一類生物，就像白色有很多種，有米白色、灰白色，但始終它們都是純粹無邪的白。

我再次牽起妹妹白嫩的小手，笑着吻了吻她白皙的前額，又再次想起圍繞着學校的那幾堵白牆。

或許這個世界沒有牆，有的只是純白的畫布和璀璨的人生。

但願這個世界沒有牆，讓他們能融入牆的另一邊，过上應有的美好生活。

《看不見疤痕的傷害》

從家中的玻璃窗望出，對面的智力障礙兒童學校真在上體育課。由於臨近新年，十幾位學生正在教練的指導下練習著舞龍。

過了一會兒，老師大抵是覺得他們累了，就讓他們在操場旁休息。然而，一名負責舞動龍尾的小男孩好奇地摸了摸龍珠，還試圖將它舉起。一旁的老師見狀，趕忙阻止他，拿走龍珠並引導他到操場邊緣休息。誰知男孩趁老師不留神，又將龍珠高高舉起。這一次，老師不耐煩地搶走龍珠。面對老師，小男孩不願鬆手，卻架不住老師勸阻，只好戀戀不捨地看著那顆漂亮的龍珠。他的表情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他盯著龍珠許久，我便知他心中一定難受極了。

智力障礙兒童不善表達，使他們的需求常被忽略。部分照顧者還以為只要能讓他們免於受傷便算盡責，卻忽略了他們的心靈也需要被保護與呵護。不公平的對待與被忽略的需求造成社會看不到，卻不可逆的傷害。或許假如那位老師讓小男孩體驗一次舉龍珠的樂趣便可讓他高興一整天；又或許，老師們只顧保護他免於受傷，而忽略了他的感受與肢體動作--這種容易被忽略的表達方式。

相比起智力障礙學生，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所遭受的不公對待則以不被理解居多。

「為什麼你就是無法集中？」

「什麼？在你眼中文字怎麼可能是鏡像的？」

「.....」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來自同學的質疑，家長的失望和老師的不解鞭打在他們身上，留下一道道隱形的傷疤。不少患有過度活躍症、讀寫障礙等疾病的學生都被「質問」過。由於這些病症的普及率較低，學生總是被他人認為是「笨小孩」、「榆木腦袋」。他們需要的不僅是老生常談的理解，更需要教育者和家長的耐心。

在這個人人都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時代，我們需要「等等」有學習困難的同學，避免揠苗助長，再以合適的方法循循善誘。我曾看過一部電影，講述一位老師用畫畫的方式幫助有讀寫困難的學生學習的故事。而那名學生最後成為了出色的一名畫家。

這部電影不但提醒社會要以合適方法教導特殊學生的重要性，更提醒那些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特殊學生家長要發掘孩子的其他潛能。

從特殊學生的角度出發，克服學習困難與完成課業需要耗費比普通學生多幾倍的精力，挫敗感強，但在其他方面可能極具天賦。老師和家長在幫助他們克服學習困難的同時也要幫助他們發掘潛能，讓他們找回自信。

特殊教育群體已然成為熱門議題，但在黑暗而隱密的角落，仍然有人不斷在他們身上留下看不見疤痕的傷害。想要停止傷害他們，就必須主動關懷和理解他們！



《看不見疤痕的傷害》

「寒風冷冽刺骨，但我茁壯成長。」

我在咖啡廳閱讀書籍時，偶然看到了這一句話。它彷如一顆小碎石投入記憶的湖面，在陣陣的漣漪中，蕩起有關童年的思緒……

我是一個有言語障礙的人。自小時候起，我便被人稱為「小口吃」，這些言語就像刀一樣狠狠地刺進我心裡，留下的傷口難以愈合。我有試圖反抗，但也無濟於事。

五歲時，我才說出人生第一句話。都說「人越大歲數學會說話，就會越聰明」，但我並沒有覺得自己聰明。當別的小孩已經把「說話」這種「技能」運用得行雲流水時，我卻尚未學會這項「技能」。「喂！小啞巴！」應該是我在幼稚園聽過最多的說話，縱使老師都說他們是開玩笑的，但那時我的嘴角根本沒有一絲上揚。我的媽媽亦以為我是啞巴，帶我四處求醫，但所有醫院都說我只是發育較慢，為了查清我的問題，已經上上下下花費近一萬元了。有一天夜晚，我走過媽媽的房間時隱約聽到哭泣的聲音，我知道媽媽一直以來承受的壓力已經超出臨界線了。

我打開房門，看見媽媽的身軀在顫動，我走去她的身邊，她看到我後，說：「我們伶兒一定會很聰明，是吧？」我點頭示應。

但那天後，我卻很難再笑起來了。

當我開始說話後，我會不斷重複某些字和遲遲說不出話來。那時我也不知道為何……與此同時我亦沒有意識到自己有抑鬱傾向，只是專心治療我的言語障礙。



但在小學五年級，我患上了抑鬱症。

那時的我因為言語障礙的治療而遲了幾分鐘上課室，而數學老師用盡了惡毒的話語去攻擊我，只因為我遲了幾分鐘。「口吃女」種種話語刺進我的耳朵，我愣神了，而後像發瘋似的扔東西，並拋下不太流暢的三個字：「我恨你！」

回家後我反鎖自己，把自己搞得一團糟，房間也被我破壞得不堪入目。我抱頭痛哭，母親接聽到學校的電話也趕回來。我一個字一個字描述我的經歷。再後來，聽說我的媽媽去大鬧了一番，我也得到了該有的道歉。

升上中學的我情況開始有好轉。那時正值冬天，冬日的太陽在寒冬中是那麼溫暖耀眼，我也一點點地笑了起來。中學的我反而受到更多人的包容，老師亦時刻關心我。之前的我受到了太多無形的傷害了，可能中學的我會一點一點治療自己吧。

在我中一確診重度抑鬱時，我的言語障礙有明顯的好轉了。人們常說：「上帝關掉一扇窗，反而會開回一扇窗給你。」我在那時才真切地感受到這句話的含義。

「郭小姐，這份企劃怎麼樣？」我回過神來，只見面前坐著一位男士。是的，我現在已經是一間大企業的經理了。

「人的一生不應被任何話語或疾病約束，我們仍可有一場精彩的人生啊！」





高中組得獎作品

冠軍：瞿銘萱

亞軍：李彥彤、何宛汝

季軍：吳家澄、劉詩盈

優異獎：周映彤、李祉瑤、戴欣彤、劉斯俊、
黃心柔、李鈺涵、劉蕊芯、林玟希





《看不見疤痕的傷害》

我的家是一個完美的家
因為我有有趣樂天的爸爸
每天的笑聲不斷，那是最美滿的聲音
是最動聽的喧嘩

我的家是一個幸福的家
因為我有細心溫柔的媽媽
每晚的睡前故事，那是最甜蜜的寶藏
是最夢幻的時間

我愛爸媽，爸媽也愛我
你們從不介意我的任何缺陷
爸爸媽媽，你們也知道
坐在輪椅上的我，永遠都沒法跟上其他孩子的腳步
既然如此，為甚麼悲傷？
看向其他蹦蹦跳跳的孩子時，眼神為甚麼總是如此悲傷？
想著想著，貌似明白了
也許在你們眼中，他們的家才是完美又幸福的家

也許我的家並不是一個完美的家
因為我不能陪伴愛熱鬧的爸爸
外界尖銳的聲音是一把利刃
無時無刻折磨著我的耳朵
每當我不受控制的雙臂盡力覆蓋著雙耳
費盡力氣為自己帶來一絲平靜





換來的卻總是你偷偷嘆氣、黯淡的神情
對不起，爸爸
我沒法伴你看你最喜歡的冰上曲棍球
無法理解那些撞擊般的噪音所帶來的快樂

對不起，爸爸
我沒法陪你安安靜靜地到電影院看你最喜歡的武打片
無法不發出聲音引起他人的注意
對不起，爸爸
你的樂園是我感官上的地獄
是我的懦弱破壞了家的歡樂
你假裝不在意，但我還是能看到
你看向我時強顏歡笑的表情是多麼的無奈，多麼的不振

所以爸爸，倘若能令你開懷大笑
我不介意忍受耳朵裂開般的疼痛
不介意浸沒自己引人注目聲音
我只希望能從你的眼睛裏看出一絲自豪
一絲肯定
所以，像往常一樣大笑吧！
在我聽不到的地方，大笑吧
只有這樣，你才能放下心來
才能成為那個有趣樂天的爸爸

也許我的家並不是一個幸福的家
因為我擁有一個傷痕纍纍的媽媽





你的雙臂似是藝術品，佈滿一道又一道血痕
而殘忍的藝術家正是我
只因你觸碰了我敏感的髮根
難道一個想替兒子理髮的母親，有錯嗎？
那為甚麼？
為甚麼我的雙手總是不受控制地襲擊這個深愛著我的人？
我好害怕彷彿要把我吞噬掉的電剷
但我更害怕那個發了狂般的自己

媽媽，我好愛你
真的真的好愛你
可我明白我的每聲尖叫也在是你心臟狠狠地劃上一刀
媽媽，我不是故意的
真的真的不是故意的
所以別用淚珠盈眶的雙眸看著我了，好嗎？
媽媽，我好害怕
真的真的好害怕
我好害怕你的耐心會像淚一樣
隨著臉頰一滴一滴地流走
化成只剩下空殼的石頭
好害怕你的愛會像血一樣
溢出傷口一滴一滴地流逝
只剩下血緣把我們聯繫
到時候的你，還會如此細心嗎？
還會任憑我利用你的溫柔嗎？
對不起，媽媽
是我的不受控破壞了家的和平





你假裝不在意，但我還是能看到
你躲起來偷偷哭泣的模樣是多麼的悲痛，多麼的絕望
所以媽媽，倘若能令你重拾希望
我不介意把你的傷痕轉讓於我
讓我獨自承受這份沉重得可怕的愛
我只希望能替你抵擋旁人的指指點點
守護你對世界、家人、自己最大限度的溫柔
所以，像往常一樣微笑吧！
在我不在的地方，微笑吧
只有這樣，你才能定下心來
才能成為那個細心溫柔的媽媽

這天夜晚，爸爸如常地和我玩著我最喜歡的玩具
媽媽如常地和我講著我最喜歡的童話故事
只是在故事結束，玩具熟睡後
我看向了窗外夜闌人靜時分的一片天
俯視著我的繁星如同其他孩子的未來
多不勝數，微微發亮
似是諷刺，似是安慰
合上眼睛，我進入夢鄉
明天的爸媽也會愛著我
可這份愛，並存著傷害
並存著無形的
看不見疤痕的傷害





《你與我之間》

今天是他轉來的第九日。

「又在發呆嗎？」

我看著那落寞的身影喃喃道。

他帶著副厚重的粗框眼鏡，就坐在那梯邊，看著前方出了神，是在看什麼精彩的節目嗎？我順著他的眼神方向看去。但球場上沒有絢麗奪目的巡演、也沒有動人心魄的球賽，只有零零星星的幾個人，揮灑著汗水，沈浸在打球的樂趣中。

早在兩個多月前，校長便鄭重其事的召了我們去開會。他臉色凝重，清了清嗓子道：「學校在新學期將會被分派到一個特別的孩子，15歲左右。」他頓了頓，見無人敢作聲，又道「安排去誰的班？」。

一整個房間只迴盪著那把粗獷沙啞的聲音，沒人敢喘一口大氣，抬高一下眼神，生怕馬上就要被當作是請纓要那孩子。

那「特別」的孩子，早有耳聞，有著精神問題。父母不理，只有個姑姑養著，迫不得已要送他到學校。但他的情況又不至於要去特殊學校，只好分發到普通學校。

這樣的麻煩事當然無人願意攤上，大家都默默低著頭。見狀，校長又補充了幾句：「他姑姑也說其實他沒有想像中難相處，只要有足夠耐心，他這種輕度躁鬱症，配合藥物控制，和正常人沒分別。」

聽到「躁鬱症」，我看向校長，他似抓住救命稻草，感激都快要從眼神中溢出：「那孩子就交給啊曹這班了。」





開學那天，我親自到校門去迎接他。身邊的學生人來人往，看見我還是畢恭畢敬的點頭揮手。我在人群中尋找著那張早已牢記在腦海中的臉，也做好了要安慰他離開姑姑，踏進新環境的心理準備。豈料，在校門快關時，我才從轉角看見個熟悉的、小小的身影。他孤身隻影，帶著幅黑色厚框眼鏡，眼神渙散，駝著背，和剛剛進入校門那些，散發著青春氣息的孩子截然不同。

我並無作聲，朝其伸出手。他稍稍抬起頭，眼神裡透露出一絲戒備，卻最終還是輕輕地回握住了。他的手微涼，在那瞬間，他內心深處埋藏的仿佛透過掌心的溫度傳到我心裏。

他當天也是這麼握住了我，把我牽進學校。零碎的記憶中，我記得他寬厚的背，有力而溫暖的掌心，使人不安的情緒都被壓了下去。

早聽說我是個「特別」的學生，同學在聽他介紹我時，都目不轉睛的盯著我，猶如在以眼神審判一個罪犯。也可能是這個原因，我發現自己在體育課上永遠找不到搭檔；午飯期間從來沒有和過他們一桌子吃。飯堂早已涼掉的飯菜使踏入深秋時節的人更心寒。

第一次發病是在那節午後的數學課。

「我知道，老師！這題答案是B！哈哈」我舉起手就叫了出來，絲毫沒有注意過周圍的人。我知道我發病了，卻無力控制。現在想來，那數學老師該是新老師，不懂得處理這種事。「是是，答對了，但你先冷靜下來好嗎？帶抑制藥了嗎？」她堆起關切的神情，卻說著毒





蛇語句。我瞬間就怒了！「老師，你說的什麼胡話！我只是回答問題，怎麼就成病了！」我當然知道，我那是病，可它就像呼吸、就像心跳一樣簡單、卻也無法被控制。我不想被當成異類，「我有病」彷彿早已把我和他們分隔千里開外，但課室只有不到七十平方米。

她眼裏的驚恐我都現在都記得。我忿忿的踢了一下桌子，摔在椅子上。巨大的噪響讓大家都不敢輕舉妄動，也不敢把眼神看向我，只用余光瞥向我凌亂的桌，眼神和我第一天來是一樣的。我知道他們是在怕我。

她撥通了電話，對著電話那頭竊竊私語。

只兩分鐘的事，他來了。他看向蹲著抱頭的我，我的聲音都帶著顫抖：「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他解開我的手，抱著、撫摸我的背。他的聲音在我耳邊，此時的細語比任何安慰都更讓人安心：「我知道，我知道。你已經很努力了。」

我抽泣在其臂彎中，被保護、被理解的感覺是如此溫暖嗎？

回憶一幕幕展開，我突然發現那哭泣少年的身影從畫面中走了出來，和現實融合，他坐在梯間，埋著頭，顫抖著。

我知道，他沒控制的住。

我走近，如同當年的他，伸手擁抱了他。



《沒有牆的世界》

我的世界被一道道高聳入雲的城牆圍堵，那牆面白得刺眼，把我束縛在這一方天地。我未嘗不想去探索牆外的世界，可當我一次次踏進那個世界，陌生的面孔、陌生的環境讓我無所適從。那些目光似根根尖銳鋼針，將我刺得體無完膚，只得狼狽躲回牆內。依偎著光滑的牆，慶幸它為我擋住了那些鋒芒目光與刺耳聲響。

「小哲。」輕呼名字，卻見他呆板地望著白牆，陷到自己的世界裡了。我的孩子，是星星賜予我們夫妻倆的一份禮物，可他的四周卻築起一堵無形的牆，將世人隔絕在外。那雙眼眸明亮清澈，卻放不下任何人的身影。

媽媽總是很奇怪，她會突然進到房間裡，說著奇怪的話語，我總不能理解那話語裡的意思。她出去後，房內重回寧靜，可片刻後外面又會傳來媽媽的聲音，只見她捂著臉，一下下吸著鼻子。

我時常拿著玩偶去與小哲說話，偶爾能等來他口齒不清的回應，而大多時，他只是呆滯地盯著房內的某物。一次偶然，我在網上看到其他孤獨症孩子表演樂器的視頻，好似尋得一絲打破高牆的機會。

媽媽今天帶來了一個新奇的物件，她望著我，嘴裡講著陌生的詞彙。那道目光過於炙熱，我隱約感到身體好似被甚麼灼傷似的。媽媽拿起木棍劃過白線，它顫動著，似一頭怪異的野獸正嘶吼著。它們一次次相觸，那怪獸踏著聲響向我步步走進，與它的陰影成為一道圍牆，將我籠罩。牆內的空氣稀薄，而被烈火燒燙的疼痛愈發明顯。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我拉著小提琴，卻發現小哲不斷顫抖，又大口喘息，只好趕忙放下樂器，輕聲安慰他。這些日子，我一次又一次嘗試新的樂器，最終都以失敗告終。「我真的能打破它嗎？」我開始有些絕望了。此時，房內的小哲正目不轉眼地看著一本圖書，看到書內鮮艷的色彩，我忽爾又生出些許希望。

媽媽今天又拿來了新的物件。她拿起一枝長桿，輕輕觸上潔白的紙，那刻，純白的世界竟出現顏色。我有些好奇，於是執起長桿，留下一道道瑰麗色彩。忽地，我發現，這些筆畫竟能勾勒出各種圖形。我畫下俏皮的貓、憨厚的犬、懶惰的熊，它們有些頑皮，會在書上來回搬動圖案，與我遊戲。我畫下的嬌艷的花兒，隨風搖曳，散發幽香；我畫下繁茂的樹，結出鮮甜的碩果；我畫下那連綿山脈與潺潺河流，無垠的天際上星光點點。我一筆一劃，畫出牆外的世界。

沒想過，色彩在小哲的筆下，匯聚成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畫面。我第一次窺探到被隔絕在牆內的、屬於小哲的世界，那世界並不單調，僅是在畫紙上露出冰山一角，便足以讓人驚歎。我忽然意識到，原來高牆無意成為溝通的阻礙，它只是履行庇護那壯麗世界的責任。高牆之下，原來還有一道城門，如今我終於尋得鑰匙，讓那緊閉的城門開出一道罅隙。

或許在未來的某個時刻，我的孩子，會主動走出高牆，向世人展示那個綺麗的世界。而你們，又將還我一個怎樣的呢？

「媽媽，你看！這樣的世界美嗎？」



《看不見疤痕的傷害》

主人：

遙想與你初次見面的那天，黑暗的紙箱投進一絲光明，我睜開雙眼，看見了我朝思暮想的那張幼嫩的面孔，包裹著我的塑料袋被拆開，你穿上了我，站在鏡子前面翩翩起舞，我們都期待着即將開展六年的生活。只是那時我不曾想到，我們之間有着不可違逆的矛盾：你是我的一切，而我卻是你心心念念想要逃離的詛咒……

初中時期的你熱愛校園生活，和同學的嬉戲是我印象最深刻的。那時你活潑好動，午膳過後和朋友在操場上追逐。在熾熱的陽光照耀下，青春的汗水，不但令我渾身濕透，還揮灑在操場上，滴下青春的烙印。

青春又怎會是一帆風順。記得二年級的那年，你和朋友追逐間不慎撞到一名同學，摔壞了她的水瓶，結果她追着你，把你撲倒在地，辱罵你是個笨蛋，平時已經什麼都比人差，現在連走路都不懂。說罷她便撕破了我的衣角，我驟然感到撕裂的痛楚。那是你不願被提起的致命傷，從你父母口中得知，你在小學四年級被診斷患上讀寫障礙症，學習速度比一般人慢，但你沒有放棄，雖然比別人花的時間更多，但你願意為自己的夢想付出，入讀心儀的大學學系。剛才的事很快便有老師注意到，但他根本沒有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便站在我面前跟那位同學說你的情況，讓她不要計較。你聽後情緒更為激動，說着斷斷續續的一句：「我…我沒有病，為什麼就不能把我當作一個正…正常人看待？」老師轉過身，勸你接受自己的障礙。還記得那天夜裏，你為



了不讓父母擔心，在夜闌人靜的深夜拿着針線，把我身上的裂痕一一補好。新舊的線頭在我身上縱橫交錯，苦澀的淚水滴在我身上，在我心頭蔓延。可惜作為校服，我只能窺視你的種種失落與沮喪，見證你身上沒有疤痕的傷害。

那件事以後，你變得沉默寡言，而同學則認為你是故作高傲，經常捉緊機會羞辱你。就這樣渾渾噩噩的過了三年，而今年是你在中學的最後一年。，距離夢想的大學學系似近或遠。多少個萬籟俱寂的夜晚，我在房間的一隅陪伴着你披星戴月，在書桌上揮筆疾書。在不知不覺間，你臉上的那份稚氣逐漸消逝，換來的卻是憔悴的臉色。我想，派發模擬試成績的那一天，想必是你六年中學生涯裏最崩潰，最無助的一天。

從老師手中接過試卷，我看到你顫動的手，細密的汗珠浸溫我的軀體，我感受到你的心猛烈地跳動，卻又漸漸變得平靜，平靜得如墮黑窖。你的手用力捏著皺巴巴的試卷，沉溺在失落之中。頃刻，班上的同學便過來湊熱鬧，他們最初只是一番熱嘲冷諷，逞一時口舌之快，說你天生愚笨，說你不會成功。我多想將你曾付出過的努力喧之於口，你攥住裙襬，一直忍氣吞聲，他們更是變本加厲，一位同學拿起桌上的紅筆，在我身上畫上一道深深的痕跡。那道鮮紅就像剖開你的心一般，令你徹底崩潰。你把自己困在狹小的洗手間，使勁地用紙巾擦着筆跡，滾燙酸苦的淚水在我身上花開，我身體最貼近你心臟的地方好像聽見了它在一瓣瓣枯竭，化成碎片。我們雙雙墮進淚海，一直沉溺下去……





在孤軍作戰的日子裏，唯有我見證你的努力，亦只有我最清楚你的堅強。終於捱到這天，你拿着亮麗的文憑試成績單，考進夢寐以求的大學學系。你變得成熟，變得優秀，將來必定能夠收穫他人的尊重。

很多人或者認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需要適切的特別照顧，但其實，他們最想要，亦最需要的，是平等的對待。中學是可能是很多人人生裏不可多得的青蔥歲月。但對於在校園裏長期被孤立，因有特殊需要而被歧視，甚至欺凌的一群，校園生活是逃不出的煉獄，而校服正正是困囿身心的沉重枷鎖。你是我的一切，我卻成為了你的詛咒。這次離別，我由衷為你高興。我會將和你相處的美好時光化成記憶中美好的詩篇，傷心的過往則任它隨風消逝，願你如玫瑰，看不見疤痕的傷害長成尖刺保護你，讓你在繁花似錦的社會中更覺幽香。再見了，我的天，我的一切。

你的詛咒上。



《沒有牆的世界》

〈我的理想——沒有牆的世界〉

「我的理想是建立一個沒有牆的世界。

沒有牆的世界，沒有歧視，只有平等。

沒有牆的世界，沒有冷漠，只有溫暖。

沒有牆的世界，沒有隔閡，只有共融。

沒有牆的世界，沒有厭煩，只有包容。

沒有牆的世界，是一個能容納我的世界，

我想打破那道牆，看看牆外的世界。」

我在評語欄寫道：「老師為你加油，讓我們一起打破那道牆，構建沒有牆的世界！」

我看著手裡批改好的作文，字體不算特別漂亮，當中還有不少錯別字——多寫的筆畫，反向鏡面的字體，沒有華麗的詞藻，比起其他同學信手拈來的兩百多字，這篇百多字的「文章」還不及字數的最低要求。

可是，學生寫字時像已用盡全身力氣，彷彿在木頭上雕字，作文紙被反覆擦拭，紙張皺起毛球，連方格子的黑線都變得黯淡，很難想像他在背後花了多少時間完成，或許，他想用銳利的筆鋒刺破紙張，如同用鎚頭打破那一道牆，這是我第一次在小學作文中，看見如此真情流露的學生。

這份作文來自我班上一位「特別」的學生，他叫陳允行，是一名患有讀寫障礙的學生。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次日，我派發作文前跟同學說：「大家第一次的作文都寫得不錯，但有一位同學，我想特別表揚他，他是陳允行。」我將目光移向允行並輕聲鼓勵：「允行，你願意為我們朗讀一番嗎？」

霎時間，課室響起如雷貫耳的掌聲，允行的臉蛋瞬間紅起來，頗似同學們寫的「臉兒像蘋果一樣紅」。允行眼神漂浮不定，微微抬手結巴地問：「老師我真的可以嗎？」眼神卻透露出點點閃爍。

「為什麼不？」我還未開口，一位女同學便喊道。

於是，他走到教師桌前，手裡捧著作文，輕聲地誦讀，他小心翼翼地環顧四周，發現都是同學全神貫注的目光，便也逐漸放開了聲，他最初朗讀並不順暢，不時會讀錯字，也偶爾會忘記字的讀音，我便從旁提醒，到了最後他鏗鏘有力，眼神堅定地說出：「我想打破那道牆，看看牆外的世界！」那時候，台下也報以熱烈的掌聲回應他。

那一刻，他看見牆外的世界了嗎？

突然，有位男同學說：「你好帥氣哦！」其他人也點頭稱好。

「允行，原來你這麼厲害！」

「平時怎麼都不跟我們多聊天啊？」

「對啊！對啊！」

允行再次臉紅起來，不知如何面對這七嘴八舌。但他嘴角揚起，露出兩隻小虎牙，眼睛彎彎，展現出一張燦爛的笑容。我那時恍惚，那個是每個小孩都應該露出的靈動的笑容，天真爛漫，純真可愛。

那一刻，他或許能看見半分牆外的世界吧？

稚嫩的童聲傳遍教室的每一個角落，允行的聲音也完美融入其中，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消失得無影無蹤。

或許連「特別」的標籤都不應貼上，或許那道牆本來就不存在，只是大人們用磚瓦砌起圍牆，劃分區域，制定界線。但小孩的世界不應如此，不應被這世俗污染。

但那道圍牆既然已築起，便須有人打破。牆內的人用鎚子拼命地敲打著，逐漸把高牆打出沙石。牆外的人也用力地敲擊著，拍打著，刮出一道道劃痕。直至牆壁上出現小孔，牆內外的人都用這得來不易的小窗觀看對方，也激勵著對方。兩者一起奮力，直到城牆倒塌。

或許那道牆難以推倒，那絕望的時刻使人惶恐不安。又或許那道牆本來就不復存在。小息時，同學們牽起允行的手，兩副笑臉對視著，一切一切又融於歡聲笑語的環境中。不需言語，不需文字，一切盡在不言中。以一顆真心來感受另一顆真心，那道高牆不正在瓦解嗎？



《你與我之間》

「小明還真是奇怪，怎麼上課突然站起來指著老師大叫呢？果然，自閉的就不要來上課吧！」「對啊！對啊！『弱智仔』！」

「那你們倒不要這麼說，他應該是想說什麼吧。還有你們看他這樣，成績還是全班第一，真的很棒。」

又是你替我說好話。你知道嗎？你的聲音總是這些利刃中最溫柔的羽毛，不斷給我那無光的世界抓癢。

我和你之間總是有層隔膜，無論如何，這次我都要刺破它。

我閱讀手中的那本《恐龍大百科》，心裏卻在亂想上述的不可能。我用書本擋著下半臉，偷偷望向教室裏那個總是被同學包圍的你——我也在期盼著，我有能站在其中的一秒。若不是我的學業成績遠超於人，父母應該早就送我到那些特殊學校讀書了。他們說，送我到正常的學校，才能讓我融入這個社會。真是可笑，高功能自閉症只會令我獲得超越他人的成績，然後什麼也沒留下。如果他們看見這個四周無人的書呆子，想必他們會對他失望透頂。

我從來沒打算傷害任何人。其實我是想替老師趕走她身後的蟲子罷了，想開口提醒她，怎料事與願違，最後只道出「啊！」的一聲，所以出現了這場鬧劇。那一刻，不單是老師，連其他同學的目光也變得銳利了，我做了什麼嗎？有的同學還靠近彼此的耳邊，看著我細語，怎麼周圍突然這麼刺耳？但只有你，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你對我的目光從不銳利，即使我們從未有任何交流。你會壓著那些他們的肩膀，壓住他們的嘲笑或鄙視，但我心中漣漪反被牽起，彷彿你是唯一理解我的。我們沒說過話，但我想和你做朋友，你與我之間不應只有無聲的連結——我應該勇敢打破隔膜的。

窗外的風吹回我的思緒。一切依舊，我還在看著你。

過去每個小息，我總感覺到有股朝我望來的視線，是來自那個被同學包圍的你。我知道的，你也想跟我玩，我不是異類。在別人只會把作業扔向我時，只有你選擇把它遞給我，還會附上罕見的「謝謝」；在別人只會把我推開時，只有你選擇跟我說：「麻煩讓讓」；在別人開見我會避開時，只有你選擇毫不避忌地走向我。我感受到的，我與你之間正有一條魚絲牽引著我們，我不是沒朋友的，雖然我也不曉得，為何你這麼害羞，從未找過我聊天。所以這次，對，那個正和其他同學看著我說悄悄話的你。今次，我要跟你說上話來。

我放下手上的《恐龍大百科》，緩緩走到你面前。一步、一步，每步對我而言都如此沉重，到底我能不能擺脫書呆子的操控，就看這次的表現了。大家開始留意我的出現，原本充斥著喧鬧聲的教室漸漸地變得鑑靜，其他人看到我走來都紛紛給我讓路，目光更是全都聚焦在我身上，想必他們在為我打氣。就這樣，慢慢地、慢慢地，我終於走到你面前——走到那個皺著眉、充滿疑惑眼神的你面前。

「小明又想怎樣？」「這自閉的就不能好好回去做數學題嗎？」「好可怕…」數把聲音在這股沈默中穿梭。好緊張！但勇者絕對不會臨陣退縮的！所有人瞪大眼睛望向我，看來他們也很好奇我會說出怎樣的話。尷尬的是，我完全不知道怎麼開話題，怎麼辦？怎麼辦？我可是鼓起勇氣來的，你也看起來準備好了，我絕對不能臨陣退縮。但究竟我要說些什麼好呢？如果可以，我真的很想回到兩分鐘前，我在閱讀《恐龍大百科》的那一幕——

直到我的視線落在你頭髮上那個恐龍形狀的髮夾上。我知道了！

「恐龍！」我指着你夾著髮夾的頭說。



全場一片肅靜。回應我的，只有你那開始反光的雙眸，以及身邊開始傳出的悄悄話。

「小明怎麼突然說嘉熙是恐龍？太過分了！」「自閉的還是別社交吧，別人對他好，他也不會領情。」「嘉熙還真是可憐，好歹她也對小明不差…」「還是不要跟他玩了。」「還好他是個高功能自閉的，什麼也不會只會讀書，真好笑。」

坐在我眼前的，是那個欲言又止、眼泛淚光的你。你什麼也沒說，就離開座位跑走了。

我終於跟你說話了。你與我之間的距離好像近了，對嗎？



《沒有牆的世界》

親愛的你：

如果你在某天看見我的孩子，你或許會看到他們不停拍動的雙手，不停搖動的身體，你或許會看到他們總重複咕噥著某些語句，有時還會露出莫名其妙的微笑。懇請你們諒解他們這些不尋常的舉動，因為他們是一群特別的孩子，一群來自星星的孩子。

來自星星的孩子，本在無垠的太空裡漂泊。某天，一顆藍綠色的、與眾不同的星球映入他們的眼簾，勾起了這群好奇孩子的探索欲，於是他們便降臨了，來到人間。我的初來乍到的孩子們，他們可能習慣了萬籟俱寂的太空，所以不善於聆聽；他們可能習慣了漆黑如墨的太空，所以不善於觀察；他們可能習慣了寂寥無人的太空，所以不善於對話。

他們即使身在人間，也依舊喜歡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他們往往只把目光落在喜愛的事物上，以致在無意中築起了牆，把自己與外界隔絕開來，令你與他們溝通交流時遇到阻礙。你也許會因此失落、尷尬、厭煩、惱怒，甚至會因此受到傷害，但請你諒解，這並不是孩子們的本意，他們從不想讓你不悅，讓你受傷，他們其實也想回應你，只是不知道如何表達，不懂得從何說起。

不過有些時候，築起牆的不只是孩子們，也許，還有你自己。你聽見他們尖叫、哭鬧、總是自言自語；你看見他們重複著某些動作，總是擺弄著自己的肢體；你也看見他們對別人流淚無動於衷，對怒視毫不覺察，對糾正指導也木無表情，於是你認為他們是不能被教育的一



群，無可改變，是社會規則的破壞者，於是對他們也築起高牆，拒之千里。

請你放下這樣的偏見吧！孩子們的特立獨行是因為他們以自己獨特的思維去認知、去覺察這世界，那是一種與常人不一樣的思維方式。這就像跟隨軌跡運轉的星星一樣，他們難以脫離熟悉的軌道，去學習和適應對他們來說過於複雜的社會規則，但這並不代表他們不願意改變，只是他們不知道該如何改變，於是一直在自己的牆裡徘徊而已。

那麼，該如何改變孩子們呢？其實，只要有外力的推動：耐心和愛，加上日復一日的引導，他們也能一點一點地發掘出新的軌道，慢慢走進人群，融入社會。縱使孩子們對世界的探索是那樣的艱難滯後，你也無需刻意同情與憐憫他們，因為同情憐憫下的偏護又將會是另一堵牆，一堵妨礙他們認識和學習社會規則的牆，一堵剝奪他們獲得平等機會去成長的牆。孩子們真正需要的，是擁有與普通人一樣的理解和尊重。

當我的那群來自星星的孩子正努力推倒他們的牆的時候，你也不妨推倒面前的那堵牆吧！當兩邊的都牆倒下了，就成了一座橋，有橋就有了聯繫，讓我們一起攜手並肩，打造一個沒有牆的世界。

來自星星的父母們



《你與我之間》

大雨無情地傾倒著，我垂頭喪氣地敲打著鍵盤。年到中年，我仍一事無成，看著投出去的文章音信杳然，石沉大海，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變得如此失敗。我的人生，似乎停滯了。我曾經把一切盼望放在孩子身上，直至受到他的斷症結果。

那年三月，花盆竟長出了桂花小芽。我的孩子呱呱落地。白皙的皮膚，紅彤彤的臉蛋，他真可愛。只是，他沒有過多的哭鬧，甚少袒露情感。後來，我被告知，孩子有自閉症。我的希望破滅了，孩子也注定輸在起跑線上。上天為何要如此對我？

乘著風，小小的桂花已經長高，擺出翠綠的葉子，迎著風微笑。孩子卻還沒長大。無論我教他多少次：「爸——爸——。」他也不以為然，只是說：「吃。」他大大的眼睛裡沒有一點塵埃，卻像有無垠的深海，讓人看不透，摸不透。別人的兒子三歲已經可以流利地對話，可以和父母玩鬧時。我的心情總是煩躁。「你就不能學學人家嗎？你也三歲了，該要說話了，你這樣以後怎麼生存啊！」我摔碗裡去，留下兒子緊緊握住小湯勺的胖手，和微微皺起的眉毛。我站在門後，聽到兒子用顫顫巍巍的聲音說：「飯，嗎，吃？」三歲了，他說話依舊主謂不分，語序調亂，猶如我的人生，是一場鬧劇，被打亂的音符。

他依舊像自己世界裡的國王，築起城門河，不得我們這些使者入內。我帶他去聽音樂劇，人海中，我看著他小小的身影在人群中向前走，似乎我悄悄放手，他便消失在人群，沒有任何交集，就這樣，你穿過一條時間隧道；他忽而回頭，說：「爸，走。」我猛地回過神，他胖嘟嘟的小手拉著我，感受手掌間的溫度，帶我走出這片混亂中，他擁有別人沒有的沉著與冷靜。隨後，他看見場外的鋼琴，他不顧我，直接躍上鋼琴椅。我看著他小小的身軀，小小的手放上鋼琴的黑白鍵上，飛舞的手指彈奏出昂揚美妙的琴聲，小小的身體，卻蘊含著巨大的力量。此時此際，路人紛紛停下腳步，鎂光燈打在兒子那微微搖動



的身子，似乎與小時候的身影漸漸重疊。他沈浸在眾人的掌聲中，然後飛奔到我的懷中。那瞬間，我聽不見別人的歡呼，看不見他人仰慕的眼神，我心裡知道我的兒子不需要比較，他不是上天的詛咒，是上天的禮物。

院裡的桂花樹已長成大樹，散發著淡淡的清香。我帶他到公園裡，希望他能因此變得活潑。來到萬紫嫣紅的世界，我打算帶他看燦爛的牡丹，誘人的蝴蝶，可轉眼間又不見他身影。這次，我沒有打擾蹲在一旁的他。我一起蹲下來，看著在他眼中的世界，才看到晶瑩剔透的露珠慢慢地在葉上滑落。「叮咚」一聲掉落在水中，小小的風草轉動著，不緊不慢地，潺潺的流水，在水中嬉戲的魚兒，河邊的小草上有星星點點的小白花。我才發現時間過得很慢，在這個景象中，沒有任何一個生物是主角，只是靜靜地，綻放自己獨特的美。這裏沒有你比我美，沒有我比你艷，在大自然中，有誰會把自己的一生看作是場比賽，爭搶第一嗎？沒有，他們有自己的定位，有自己的生活節奏，但只要這樣，它們湊在一起，便已很美了。我恍然大悟，我的兒子不喜歡嬌艷的丹桂，不喜歡金燦的金桂，只喜歡普通的桂花，大家都有自己的過人之處，有自己的特色，人亦如此，又何必爭個輸贏呢？

桂花淡淡的，小小的，小小的花雖然不起眼，但那浸入人心的清香讓人那忘懷。每個人其實都是獨立的星球，都有自己旋轉的節奏，每個星球都在自己的軌道上看到屬於自己的風景。星球有自己的軌道，你可以慢點走，甚至可以逆行，何錯之有？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每個人生來獨特，我也是。只要心中有光，知道自己本身的獨特之處，朝著夢想進發，閃閃發光的是我們本身，就足矣，不是嗎？

秋風習習，我的筆下多了那可愛的身影，我不再去翻找那些所謂的成功書籍，我只想寫下一篇篇真正屬於我和家人的文章。那清香縈繞在我身旁，我只希望這桂花香，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看不見疤痕的傷害》

香港的冬天總是淅淅瀝瀝的，潮濕的空氣伴隨著寒冷的風，逐漸地侵入你身上每一寸毛孔，偶爾帶一點雨水撥打在你的羽絨服上，好像一絲絲的銀針輕輕地敲打著，沒有刺進去，卻有明顯叮咬的感覺。此時地鐵也即將駛進站內，你牽著的拉布拉多輕微的擺動了一下脖子上的掛繩提醒你，要準備上列車了。

是的，那隻金毛是你身上唯一的眼睛，是你在無盡黑暗中唯一的寄託。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你只能聽到北風貼過耳邊的軌跡，聞到衣服上殘留的洗衣液香味，感受到雨水輕輕觸碰自己的柔嫩的肌膚。

因此你現在正在特殊學校讀書，那是你唯一可以獲得學識，唯一可以讓自己比得上正常人的地方。你的好朋友就在旁邊那班，他和你恰巧相反，他看得了世界所有色彩斑斕，卻聽不見任何生命的跳動，說話也只能咿咿呀呀如同嬰兒一般，記得剛入學那天，忽然有個人拍了拍你的肩膀，努力扭動著五官，用不標準的發音說想和你交朋友，單純因為覺得你看起來很善良，而你也覺得他很可愛。

也是從那天起，他做你的靈魂之窗，而你做他的耳聽八方，但逐漸有一些不懷好意的弓箭正在悄悄然射向你們的方向，甚至有些不在暗處，而是直接面對著你們，而那只是故事的開始……

「不好意思，狗隻不能進入商場內。」

你感到很詫異，眉頭瞬間皺了起來。

「這不犯法的啊！憑什麼不能進去！」



他的聲音如霹靂般打破了沉默的僵局，他說話是含糊不清，你甚至能感受到他嘗試用手語表達而讓空氣擺動起來的氣流，急速而沸騰，你扯了扯他的袖子，打算讓他就此作罷，他激動地解釋這只是導盲犬，不會傷害人的，可保安人員好像把耳朵堵住了，完全聽不進去。他氣憤地拖著你的手回首一直走一直走，拉布拉多也好像發出了一絲微弱的低嚎……

「不好意思能走快點嗎，我趕時間。」

感到有點尷尬的你對拉布拉多的項圈做了一些訊號，提示他要走快一點，但礙於拉布拉多專業的訓練，他不會帶你走太快，也不會帶你跑起來。

「瞎了怎麼不走盲道，真是擋著地球轉……」一聲聲的埋怨從身後四起，你只能繼續裝作聽不見。但是聽到這一番說話，你手臂上不禁起了一點雞皮疙瘩，因為只有你明白所謂的盲道，特殊學校的老師曾說過，不僅花費更多時間，還隨時發生意外，拉布拉多似乎感知到你低落的情緒，默默的牽起你的手，向前一直走。

走的時候，以往源源不斷的批評聲和批鬥聲湧上你的心臟。你看不見人們異樣的眼光，他聽不見別人嚼舌根的聲音。可是在這個社會，因為你被上帝蒙蔽了一個感官，人們都認為你是不中用的，擋路的。正常人做到的事情你做不到，所以便覺得你是弱者，種種的想法和偏見都成了一根根木刺，狠狠刺進你的心臟，又或是惡言相向聚集成一把鐮刀，劃開你的心腸，表面上你看似毫髮無傷，實際上內心早已破爛不堪。





他在前幾天跟你分享了一件事，他和另外的班別某些同學一同參與社工組織的郊遊活動，有些孩子並不是感官上被上帝蒙蔽了，而是心靈被上帝封上了一扇又一扇的窗，好像叫什麼自閉症？還有智力障礙什麼的，他們走在街上，身邊的人似乎都躁動起來，都想儘量遠離他們。人身上流淌的血是溫熱的，思想上卻不一定。你們明明不是老虎，也不是獅子，不會在街上咬人更不會傷害人，反倒人們成了老虎和獅子。那種發自內心的排斥，尖銳地抓傷著你的皮肉，是一生無法痊癒的陰影，可世人都看不見你的疤痕，更不用說看不見世人的你。

列車門敞然打開，小狗拉著你緩緩走出車站。走出車站的那一刻，你看不見車水馬龍的大街是怎樣，看不見遙遠不及的天空雲朵，卻感受到了陽光照在你身上，猶如光合作用一般，悄悄然修復你的傷疤。你們是茫茫森林之中獨一無二的花朵，長成了星星的形狀，又或者雲朵的形狀，唯有真的接近，才能聞到圍繞著你們的那純真清新的花香。



《看不見疤痕的傷害》

我是一個貓型玩偶，我的主人是星星的孩子。

六年前，我們第一次相遇。主人在玩具店裏一聲不吭地站著看我，我們雙目對望著，只覺得眼前的女孩好像有點特別，或許是女孩的母親看她站了許久，終是不忍，便買下我。

抱著我回家一路上，主人喚著我「心心、心心」，嘰哩咕嚕的說了一路。我也不明就裡。

這位小主人不愛說話，但她喜愛畫畫，更愛看書。有時候她捧著書，一看便是一整天，長長的瀏海也遮蓋不了她看書時炯炯有神的雙眼，彷彿除了書本的知識，世間再沒有能吸引她注意的事物。我不解，書真的有這麼好看嗎？不過幾行文字，值得如此廢寢忘餐嗎？

我不懂，但我依然愛看著她。

看著疊成與她一般高的書本，我才發現：她好像從來便是獨自一人，沒有玩伴，所以才要寄情於書吧。

記得有一次主人抱著我到公園玩，本來在排隊等著盪鞦韆，但仍在玩著鞦韆的小男孩不小心摔出來，旁邊的大人都焦急地問他，確認小男孩是否無恙，但主人看到此情此景卻袖手旁觀，毫無反應，惹來旁人的怒視。然而，主人對這些不友善的目光卻視而不見，又或是根本沒感受到。自此以後，便不再有小孩子和主人說話，哪怕看見她，也只會將她當作病原體般，躲得越遠越好。

我才發現，主人好像看不懂他人的情緒，更不懂應在什麼時候作出適當的反應。這是我一直以來最擔心的。然而，該發生的還是會發生；杞人憂天的我，擔心得再多也是無謂。

開學後的某個晚上，我依偎在主人身邊，她如常地坐在床上寫著日記，皎潔的月光散落在主人身上，讓我有一絲歲月靜好的錯覺。主人

日記的內容勾起了我的興趣。「今天，他們喚我『若知』，這是什麼意思？他們是把我視作朋友嗎？但為什麼不叫我的名字？」

過了幾天，主人做功課時，我偶然發現她的作業本上好像有被別人胡亂塗鴉再擦掉的痕跡，但她做作業時也沒有多大反應，只是呆呆的看著那些擦不掉的筆跡，大概是在心裡納悶，為何別人要畫花自己的作業本。

再後來，主人的衣服上盡是各種奇怪的塗鴉，這些塗鴉終是引起了主人父母的注意。然而，每當父母問起，或許是想要保護自己的同學，所以總是一問三不答，以沉默應對父母親的逼問。

這樣的主人無疑是善良的。畢竟她又怎會什麼也感受不到？她只是不擅言詞，不懂得如何表達自己的感受，就像她日記裡摘摘錄了史鐵生先生寫的一句話：「我真想求他們批判我，假如我有錯的話。因為我想做一個與大家平等的人。」

此時，她空洞的雙眼，呆呆地看著窗外遠方，細聲讀著海子的詩句：

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

餵馬，劈柴，周遊世界

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我疑惑地問她：「從明天開始，那今天呢？」

此時門外傳來一陣爭吵，父親大叫道：「都怪你，生了個糟心的玩意，早知這樣就不要生出來了！」母親聽後，帶著哭腔大聲反駁：「她這樣又不是我想要的，難道我就想自己的孩子是弱智嗎？無緣無故大喊大叫、被人欺負卻不懂保護自己，看到這樣的她，我就不苦嗎？」

聽到門外的動靜，我不禁望向主人。主人一手緊握著我的手，另一隻手猛然捶打自己的心口，眼淚滾滾滴落衣襟上，口中發出「嗚嗚」的呢

喃聲。

母親無助的哭泣，她聽得到；父親的怒吼，她聽得到。人們的歧視，課本被撕碎後砸在地上的聲音，父母深夜因她而起的爭執，她全都聽得到，更聽得懂，所以她才會在深夜眾人熟睡之時，痛苦得口中不斷發出嗚嗚聲，哭得嘴角掛上口水。

她雖聽得懂，但除了哭泣外，卻好像不懂該如何表達情緒，但我知道，在皮囊之下看不見的地方，有千萬道數不清的傷痕。這些傷痕看不見，卻散發刻骨之痛。

主人自幼便要獨自承受著旁人異樣的眼光，她不會說話，甚至一會看著花兒傻笑，一會無端崩潰大哭。但在我眼中的主人是與別不同的。我喜歡她的畫作，欣賞她的專注力，以及看著無比真誠的雙眼。

主人尤愛風景畫，有時是街道上互相擦過的人兒，有時是停在窗外歇息的鳥兒，或是桌上快要凋零的花兒；臨近九月，主人的畫中多了相互圍坐，談天說地的小孩。他們時而躺在草地上，抬頭便是萬里星辰；時而在公園裡互相追逐；又有時會捧著書，兒童的讀書聲從畫中躍而出。看看她的畫作，哪怕只是匆匆一瞥，自會發現那「楊花落盡子規啼」般的朦朧夢境投放於眼前，那是幻想與現實結合的新世界，屬於她一人的世界。

這不是每個人都能看到、理解到的，大家都不願花時間了解她的世界，只因她與常人不同，看著她的神情只有嫌棄。

那些冷漠的目光不是像惡作劇、陰陽怪氣的嘲諷般顯而易見，而是隱藏在每個人，甚至至親的心中。種種微小且看似毫不起眼的鄙夷，是無聲且牢固的歧視。這些可能連她本人也不為意的小事，終化成滔天的惡意，排山倒海似的向她襲來。

可是，世界以痛吻她，她卻報之以歌。

海子的詩，是她心靈的慰藉；詩中的明天，是與她相隔一萬光年的太陽；主人畫中，朝著大海的單棟別墅和別墅旁邊的人兒，以及豔紅的太陽，是她的夢，夢裡的自己不是星孩，是被父母寵愛的普通孩子，父親脾氣很好，母親不會哭泣，這是她美好且虛幻的夢想。

為什麼我會知道？因為每次被她撫摸，感受到的是無盡的溫柔與關懷，每次看到她畫畫時的雙眼總是亮著，有點得意洋洋的感覺。

她，是星星的孩子，陽光與她相距一萬光年，沒能感受陽光的溫暖，便惦記著為自己造一道光。

人們啊！試著打開你的眼睛，發現她們的美好。

哪怕只是一句讚好，多一分的包容，多一點體諒，也足以照暖他們的缺陷人生。

《看不見疤痕的傷害》

又是平常的一日，買菜、煮菜、開車到小學接兒子放學……鐘聲一響，背著五顏六色書包的小孩子從鐵閘湧出，撲向自己的家長。我總能一眼在其中捕捉到兒子的身影，他永遠是那個走得最慢的，東張西望，我看見他蹲下身擺弄鞋子，卻無論如何都無法將魔術貼貼得規整，又頂著火紅的夕陽摳手指頭，任誰也讀不懂那雙模糊的瞳孔。

我沒有急著上前牽住兒子的手，祇是望著他，我希望有一日他能如其他孩子般欣喜地撲進我的懷抱。

「我真討厭我們班那個有容！」這時，一陣稚幼的聲線傳入我的耳膜，如同一把尖銳的刀，「他總是神經兮兮的樣子，說什麼自己以後要當太空員，但每次測驗都不合格。今天競選班長，老師偷偷和我們說有容是接受特殊教育，大家應多給他機會，把票投給他。這根本不公平！我也想當班長！」那陣委屈的訴苦聲爆發成刺耳的哭聲，我聽見那個小孩的家長一遍輕拍他的背，一遍安慰：「算了，你就讓給他吧，他也太可憐了。」我呼吸一窒，心瞬間像是被一隻無形的箭刺穿，鮮血淋漓。

自從兒子降生，無數同情的眼神、可憐的語氣、施捨的姿態，或是有意或無意，總是深深地烙在心中。比起背後的竊竊私語，似乎那些暴露在陽光底下，帶著善意的施捨更令人喘不過氣，像是時時刻刻提醒著我兒子的自閉症疾病，溫柔又殘忍地撕開心底的疤痕。

我當然想如普通的父母，上前反駁他們，驕傲又自豪地炫耀自己的孩子是有能力勝任班長的職位，但回頭看見兒子抱腿蹲在地上盯著石子，我的嗓子又如同失聲了般怎樣都說不出話。連我自己也無法被說服，更何況別人？

我上前向兒子揮揮手，他眯著眼睛呆滯地望著我，好一會兒才跑來，欣喜地喊著：「媽媽！我當上班長了！我和同學說自己以後的夢想



是成為宇航員，遨遊太空，大家都捂嘴笑了呢！我很厲害吧！」提到自己的理想，有容的眼神亮了起來，閃爍著渴求我的誇讚，我在現實和夢想中左右為難，但自己如何能做到親手打碎一個八歲小孩天真無邪的夢呢？「好棒！你一定可以成為一名宇航員的！」我強忍著苦澀說出這番話，其實心中早就出現一道鈍痛的疤痕。

回到屋苑，我領著兒子在樓下散步，兒子興奮地四處跑動，一不小心撞上路人，那人手中的奶茶灑了一地，我見到那人緊皺的眉頭在看見有容的一刻緩和，「是你們啊。沒事沒事，有容也不是故意的。」我上前表示自己願意賠償，他祇是擺擺手、搖搖頭：「算啦，我不好意思收你的賠償，有容得了病……你們做家長的也不容易，真的不用啦。」

一時間我愣在原地，什麼也說不出來，原來在大家眼中，我們是「可憐蟲」，是「弱者」，必須被同情和憐憫包裹，必須以雙重標準對待，這種對待何嘗不是一種「不平等」？特殊教育群體祇是在某一方面有些缺陷，有時祇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為何一定要無限放大？承受著那些憐憫的目光，總令我感覺正在遭受靈魂的緩刑。生鏽的刀一點一點吞噬了我。我們只渴望做個平凡的普通人、塵世中的灰，即使毫無閃亮點，即使融入人群便再也找不見，難道這也成為一種奢望？

我執著地將錢塞在那人手中，逃也似地拉著兒子離開了，回到家鎖上門，心中像是出現一個大洞，情緒隨著一點點下陷，兒子不解地盯著我，眼神空洞，疑惑的聲音在空蕩的房間中迴盪：「媽，我……你……為什麼跑？」即使家中空無一人，仍忍不住找個地洞鑽起來，躲到一個沒有人認識的地方，沒有人會投以同情的目光，每個人都能平等地對待特殊教育群體。或許有時，社會需要多一些「冷漠」、少一點氾濫的同情，這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解吧！



《你與我之間》

當規律得像節拍器的腳步聲在走廊響起，我就知道那是我的同桌。她留着一頭陰沉的長髮，眼鏡背後的雙眼像兩個滲人的黑洞。她總在角落密謀著，要用眼神把正在喧鬧的同學吸入毛骨悚然的沉默裏，又呢喃一串串重複的咒語，詭異得像披頭散發的巫婆。被折磨已久的我們給她取了個外號——外星人。她只是幽幽地盯着我們，陰森的靜默令人頭皮發麻。

但極偶爾的時候，她會刻板地回答：「我出生於地球。」

外星人，這個綽號似乎很適合作為自閉症患者的她。她站在自己的星球上畫地為牢，不明白嘲諷或調侃，不明白歡笑或淚水，我有好幾次都幻想她的皮膚下只有冰冷而複雜的機械零件。她又開始用筆尖點在書本上，平穩的節拍僵硬得令人煩厭，我沒忍住瞪了她一眼，只看到她耳鬢厚重的黑髮。

你與我之間只有不夠二十公分的距離，怎麼像是相距了好幾十光年？

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早上，我帶著笑容和朋友揮手問好，放下書包時發現旁邊的桌面上放著一本天文百科。雖然城市的星星稀少，但我仍熱愛在漆黑的夜幕中尋找那些疏落卻璀璨的星光。然而觀星在他人眼中似乎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浪漫，我只能把望遠鏡藏在最深的櫃子裏，不再對他們提起我的愛好。

那本書映出漫天繁星的天空，閃爍的光在心中縈繞不散。我坐立不安，又不自覺地被吸引了視線，詫異地想她冰冷的外表下居然也有熾熱的喜好，隱秘的好奇和遇見知音的雀躍悄悄萌芽。指尖剛翻開平滑的封面，頭頂突然傳來一聲尖叫，劃破我所有美好的想像。她的雙眼瞪大，散亂的長髮令她的歇斯底裡看起來更加駭人，連續的尖叫令我的腦袋開始刺痛。我煩躁地對她怒吼：「你吵夠了沒有！」她只是失神



地看著我，嘴裏還是那不容接近的尖叫聲，搶過桌上的書便逃出了教室，我第一次聽見她失了章法的腳步聲。

憤怒令我的腦袋還在漲痛，待浪潮退去後，回想起她因病而不受控的尖叫，內疚和心痛在空虛中漸漸浮現。我低下頭，悵然若失地看自己差點觸碰到另一顆心臟的指尖，氣憤的尖叫和雜亂的腳步聲紡織出心跳，原來她也是有血有肉的人類。

你與我之間並無不同，我們都同樣有一些不為人知的喜好，會為別人的逾越而生氣。但為何你的身上長滿了尖刺，我伸出的手始終無法觸及？

在那之後我和她再無對話，不變的表情令我無法窺探她的想法，止不住地猜想她是否仍在為我的冒犯而耿耿於懷。直到天文台預告了一場日全蝕，她一整天都心不在焉地看著窗外，眼裏點亮了期待。我張了張嘴，卻不知道該用怎樣的話語與她共享這份興趣。陽光被一點點地吞噬，直到整個城市籠罩在陰影之中，突如其來的黑暗令同學們驚慌地吵鬧。我看向她的側臉，她烏黑的雙眸有流轉的光華，連嘴角也悄悄揚起。

「日全蝕，太陽光球完全被月亮遮住的現象。」平淡的語調變得柔軟，輕聲的自言自語繼續談論起天體之間的關係，預言光芒重新出現的時間。她扶了扶眼鏡，像電視上那些學識淵博的專家，我在漆黑中看見一顆冉冉升起的星星。

「你知道得真多。」她回頭看我，暴露了眼神中的茫然，沉默卻是造成偏見的利器。我笨拙地擠出一個微笑，與她一樣輕聲分享一句幼稚的悄悄話：「其實我也喜歡天文，能和你做個朋友嗎？」她仍然沒有說話，那雙眼睛閃過太多不能一一解讀的感情，我忽然想起她上次的抗拒，慌亂地搶在她開口之前喊道：「之前擅自碰你的書是我的錯，對不起！」



「好。」她的眼神清澈而明亮，如同逐漸傾落的陽光。

自閉症使你長久孤立在夜晚稀落的星球上，作為星星的孩子只得緘默着凝視城市的萬家燈火。我們的亮光不能在一瞬間映入對方的眼簾，但不論你身處外星或是地球，不論你的語言來自何處、舉止是否異於常人，愛和溫暖仍會耐心地在宇宙遨遊、尋覓，穿越無邊的星海，終有一天到達你我的身旁。

你與我之間，也終究會用同樣的光芒連繫在一起。

《你與我之間》

你與我之間是被上天刻意砌出來的拼圖，看似毫無關聯，卻正正是彼此缺失的那半。

彈指之間，四十週年校慶已至，每一個人都在盡情狂歡著，揮霍著除了學習外稀有的時間。我站在擠滿人潮的禮堂外，舞台上悅耳的歌聲傳入了我的耳畔。我聽著那些動聽的聲音，嘗試跟隨著人們一起來合唱，吐出的卻是斷斷續續的音調，和混淆不清的聲線。我想，沒有人會想聽到這樣「殘破」的聲音吧？我艷羨地望著舞台上閃閃發光的身影，格格不入的我只能選擇黯然退場。

因為校慶，課室幾乎全部關閉了，只開放了禮堂和操場。我垂著頭，游走於人流之間，不小心撞到了人也只能手足無措地向對方點頭道歉，卻撞見了遭周人不滿意的眼神，就像是把小刀劃著心頭，讓我難堪至極。不能像一般人那樣流利說話的緣故，比起熱鬧，我更適合沈默的獨角戲。越過了喧囂的道路，我終於踏入了間空無一人的教室。這是我平日里待得最長時間的房間，因為這個教室里有著一架鋼琴，雖然會不對音。

我輕輕掃走鋼琴椅上的薄塵，將纖細的雙手放置在琴鍵上。我緩緩合上雙眼，零零碎碎的旋律和音調浮出湖面，交織在一起，成了我專屬的樂譜。窗外微熹的陽光透過百葉簾，零散細碎的光落在我的臉上，被撕碎了的光線令我感到無比的溫暖。四週的恬靜淡然，使我放下了侷促，我用著低沉的嗓音哼唱著自己編寫的樂章。也許只有音樂，才好讓我能在別人同情的目光裡苟延殘喘地活著。

分神之際，我瞥向課室外，發現空蕩蕩的長廊伫立了一個人。我中斷了演奏，從口袋掏出隨身攜帶的便利貼，拿著掛在衣襟的原子筆，



於粗糙的紙面上寫下想說的話，才站起來邁步走向她。這是我迫不得已養成的習慣，若果離開了紙筆，我怕是連一句完整的話也說不出來。所以平日在學校里，沒有人會耐心等待我慢條斯理的回答，只是與我擦肩而過，沒有逗留。

「我唱得很難聽吧。」我自嘲，視線卻被少女的耳蝸戴著個顯眼的東西所吸引——是助聽器，本來想說的話此刻也如鯁在喉。她見我的目光偏移，便輕聲道：「不會，我和你很像。」語畢，她撫摸了自己的助聽器：「我只能依靠它才能和人正常交流。儘管如此，很少會有人願意接受我。」她沒有繼續說下去，而是走向角落，自顧自拉起角落裡那落了灰的小提琴。由少女手中演奏出的天籟之聲宛轉悠揚，我驚奇地發現她所拉出的節奏與我方才彈的曲子額外合拍。

就這樣，素不相識的我們，在短短的幾分鐘內詮釋了一首完美的樂曲。一曲落幕，我們像是尋獲知音，相視一笑。我們都被上天掠奪了正常傾聽或言語的能力，不完整的我們卻在音樂中獲得了新生，也許這是天賜給我們特別的禮物。世界對我們這類人的包容算不上大，更多的是種高高在上的憐憫，單我們真的只能接受和迎合嗎？答案在一年後的學校音樂節上，被我們否定掉。

盛滿觀眾的座位，訝異的談論聲，和因緊張而瘋狂跳動的心，都在暗示我和她即將登上舞台。聚光燈打在身上有種不切實的感覺，踏著沉重的步伐，我們走至舞台中心，而我的視線不自覺地望向她。只見少女堅定地向我頷首微笑，一改過往的膽怯，那自信的眸中有萬千星塵，閃爍著耀眼的光芒。

你脫去了一直配戴的助聽器，而我也開始試著去說出流暢的句子。此時此刻，你與我之間，和那些普通人沒有分別。





我還依稀記得，那天音樂老師找到我 似是鼓勵一般說：「你比起從前，不一樣了很多。」我想，正是因為當我遇見同樣的你之際，使我首次想改寫這帶着缺陷的人生詩集。我本不是個完美的人，在茫茫人海中是被忽視的那種。迷霧散盡，天光大亮，不善言辭的女孩褪去怯弱，而身邊的那些同情的目光也逐漸化為欣賞。大抵是意外的相見，命運促使你與我之間都開始改變，亦令他們知道：真正的包容不是世俗所施捨的軫恤，而是理解和尊重。

你與我之間是被上天無意編寫的插曲，是彼此明白成長少不了的改變。





公開組得獎作品

冠軍：姚可翹

亞軍：夏諾瑤

季軍：蘇宏豐

優異獎：周兆鴻、李曉盈

《你與我之間》

「我喜歡你！」那張你向我示愛的小卡還留在我衣櫃的某個角落……或許你會認為當時絕情的我對你已沒有一絲留戀，但你對我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特別深刻，在我腦海中佔了不少比重，而你，亦佔我心中的一席位。

坐在課室角落的你，情緒起伏跌宕不斷。你傷心時，雙眼會通紅地流淚；你生氣時，會毫不留情地掃走桌上的一切；你激動時，會不假思索地衝動行事。小息時，你雀躍地在課室遊走，希望有人願意接受你熱情的邀請，與你到操場同玩、嘗試你帶回來的小吃。「要……不要……」你的說話速度總是比不上他們轉身而去的光速。無可否認，朋輩壓力驅使我成為轉身而去的其中一人。小息完結鐘聲響起，你就會靜靜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伏在桌上嗚咽。老師叫你去音樂室上課，你寧死不屈，堅持要留在課室不去上課。作為班長的我，就要負起安慰你、說服你的責任。

「你再也不願意跟我走，我就向楊老師報告，再找社工來處理你。」當時沒有任何心理學和輔導學知識的我，只會用那些幼稚的模式去與你溝通。然而，我內心會想：「我也很想幫你，但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胡鬧，添我麻煩！」我總是不明白你的需要，他你要的不是我的粗聲粗氣，而是發自內心的接受你。

儘管我以如此厭煩的態度對你，你仍然熱切地親近我。有時候，你會拉著我手帶我到你的座位跟我分享你帶回校的「寶物」；有時候，你會將一件以報紙胡亂包好的東西塞到我手說是禮物；有時候，你會以廢紙寫上數隻言簡意賅的字以向我示愛。你的行為確實很越界，不是同學之間應該做的事。即使那時候的我乳臭未乾，但我起碼都知



道不能接受你的這些行為，所以，那些所謂的情書，禮物一一被我拒絕和丟掉。但我不明白為何學習能力遜色，社交上也有障礙的你，會對我情有獨鍾，在高小三年一直纏繞著我。

「一心，你試試不要如此冷淡地對待他。你品學兼優、社交廣闊；但他不是你，他因為讀寫障礙，成績總是低於合格線、他因為專注力不足，令身邊的同學不理解他的行為。」駐校社工黃姑娘在某個小息跟小學三年級的我說了這番話。然而，那些「讀寫障礙」和「專注力不足(AD)」等等的專有名詞我都一竅不通，我唯一明白的是你與別不同。

三年高小的時光過去，你我戴著四方帽留下倩影，交換紀念冊。那天踏出校門，揮手道別後，我們便沒有再見。

回憶這一切時的我，正坐在大學的演講廳上著心理學的課堂，是日課堂是由教育心理學家擔任客席講師。「專注力不足的學童無法注意細節、容易犯不小心的錯，容易受外界干擾而使注意力分散等。面對自身的不足，他們的成長也受盡挫敗和辛酸。家人的嫌棄、朋輩的偏見、學校的標籤，一一令他們難以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他們比較容易焦慮和沮喪……」我一邊摘錄筆記，一邊咀嚼講師的這番話。自接觸你以來，我都深深被SEN學生吸引著，我很想深入你們的世界，去了解你們每一個的故事、去明白你們的難處。在眾多的範疇中我惟獨想修讀「心理學系」，原因是我很希望可以一個專業的角度去伸出援手，支援你們這群特別的學生，真正的幫助你們。

課後的我把筆記簿的一頁紙撕下，寫下了一封相隔十年的回信：





熙：

對不起。當年的我一次又一次地拒絕你，是我深知大家還未成熟。那時候的我毫不了解特殊教育需要的你，而你亦不清楚何謂「愛」。即使我魯莽答應，我們都不會有好結果，我更加希望的是真正專業地幫助到你，以另一種形式去愛你。

小時候，作為你的朋友，每次看到你情緒波動，我都十分緊張，很想很想找方法去助你平伏心情，以免你被身邊的同學取笑，但是我做不到，甚至令你的情緒更加激動。隨著成長，我慢慢越來越認識你的世界，知道你某些行為背後的原因。因為你，今天的我選擇了修讀心理學學士課程。我希望因著我對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了解更多，在未來的工作中即使遇到和你類似的學生，我也能夠處理得得心應手，不像往日般以錯誤的方式去對待。

我們的成長中有著無窮無盡的未知，今天的你不幸確診專注力不足這個學習障礙，但你憑著你的努力要超越大家並不是沒有可能。即使所有大門都被鎖上，上天總會留一扇窗給我們。希望你可以繼續做小時候那個不怕失敗的你，堅持發揮所長，令身邊的人欣賞你。

屈指一算，原來都十年沒見了，你我都準備投入社會工作。願你可以保持對事物的好奇、對喜歡的事的熱誠。我相信你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舞台發光發亮，亦期望在茫茫人海中可以找到你愛的人！有緣再會！謝謝你！

心

沒有地址的信，你並不會收到。它不只是一封給你的回信，更是一段提醒我勿忘初心的文字。你有好好記着我與你之間的美好回憶，我也有把你與我之間的一點一滴長存心中。



《看不見疤痕的傷害》

「這孩子是左撇子呢！聽說左撇子都是天才！」「怎麼會呢？別胡說……」我凝視著正在畫畫的敏聰說，心裡卻暗喜，希望你不要辜負父母對你的期望，做一個又乖又卓越的孩子。

「敏聰今天上課很調皮，不斷打斷老師說話，而且還坐不定，在課室走來走去，總是撩其他同學聊天，希望家長可以幫忙糾正孩子表現。」初時聽到這樣的話時，我還覺得敏聰只是好動活潑，沒什麼大不了。

然而，這樣的話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我隱隱有些不安和忐忑。

「敏聰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樣，我們建議父母可以帶敏聰到母嬰健康院做檢查。」班主任提議。我勉強笑了笑，緊緊捉著敏聰的手，頭也不回地離開。不會的，我的孩子，他明明正常得很，只是更愛玩一點而已，誰家孩子不是這樣？

「喇—」鉛筆劃破了紙，留下了長長的疤痕。

「你這麼大力幹什麼？輕力一點好嗎？不然老師又要你罰抄！」我看著他那歪歪曲曲的字體，最後一絲耐性都被耗盡了。「陳敏聰！我說了多少遍，自己的『己』不會封口，你還要錯多少遍？」他委屈地瞪著我，眼裡噙著淚水，彷彿我才是那個做錯事的人。

「哭什麼哭，自己上課不專心被老師懲罰的人是誰？」他低下頭默默地抄寫，以為我看不到他顫動的肩膀和滴在紙上的痕跡。明明受罰的是他，身在地獄的人卻是我。

帶他到母嬰健康院是半年後的事，在老師和社工的建議下，我不得已面對現實。報告出來的一刻，大堆似懂非懂、密密麻麻的字排滿，唯獨「讀寫障礙」、「過度活躍」的字眼特別鮮明，這兩個詞成為我和他一生最不幸的詛咒。是誰說左撇子特別聰明的呢？房間寂靜得只有斷斷續續的抽泣聲，敏聰怯生生地拉了拉我的衣角問：「媽媽，我做錯了什麼？」

你沒有做錯什麼，你只是生來就是「特殊」而已。

「特殊教育需要」就這樣烙印在敏聰的額上，如燙手山芋一樣，哪所小學也不願意接收。幸好，最後通過抽籤還是抽到了不錯的學校。我特意做了搜尋，學校大力推廣「共融教育」，讓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與其他學生一起上課參與活動，懸著的心這才落下。

一買了書就開始進行預習，讓敏聰把字詞都寫一遍、提早默讀。雖然比其他人多花了三倍的時間，但總算追上同儕進度，考到了不錯的成績。敏聰滿心期盼，以為可以跟其他成績優異的同學一同到主題樂園玩，沒料到唯獨他沒有收到通告。

「敏聰有過度活躍，平時上課表現也難以控制，容易跟同學發生紛爭，我們怕帶他出去玩會更加放肆，等他行為有所改善，我們才帶他去吧……」老師那的笑臉在扭曲，變得猙獰恐怖，用正義凜然的話語判決孩子「莫須有」罪名。原來這就是所謂「共融教育」，只有頭銜。

鉛筆的筆桿上鑽出了一個個大小不一、深深淺淺的坑洞，像是戰後歷經炸彈轟烈的地面。「陳敏聰，這支筆是怎麼了？你上課沒事做就是在玩鉛筆嗎怪不得測驗這麼低分……坐好！」他半個身子越過桌面，想要奪過我手上的筆。

他坐回椅子上，卻蹬著椅子，搖搖欲墜，還是嬉皮笑臉，壓根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陳敏聰，你是不是白痴？聽不懂我說什麼？我要你坐好！我要是再看見你的筆拆件或嚴重破壞，我就沒收你的顏色筆！」他這才露出了驚恐的眼神，乖乖坐好。

「鈴—」為人父母最可怕的就是聽到學校打來的電話。「敏聰今天罵同學白痴，還推跌了同學，幸好沒有人受傷，我們校方想要請您來學校一趟。」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為什麼我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不一樣？為什麼是我的孩子？我是不是不適合做媽媽？……回家的路上，我沈默不語，沒有責罵他，他反倒不敢說話了。



這個晚上，我只聽到洗衣機的怒吼，將一切都撕裂得粉碎。敏聰沒有鬧彆扭，一早就做好功課。

我默默收拾他的書桌，偶爾瞥見他的畫簿。我這才第一次認真去看他的畫，以六歲小孩而言，能夠將顏色調得如此均勻，在不同色彩當中找到各自的平衡，真的不容易。我翻到最後一頁，卻被眼前的一幕深深震攝，幾十個大大小小的漩渦地佔據整張畫紙，摸上去整張紙都凹下去變形了，黑色的漩渦吞噬整個空間，幾乎看不見空白。

我大吃一驚，心緊緊地揪著，全身震顫，我到底做了什麼？眼前驀然浮現過去的回憶，在一次次責難、懲罰、忽視和無言當中，他的神情有驚恐的、受傷的、自卑的、愧疚的……我一直覺得受傷的是我，卻沒想到他才是傷得更重的那個！他那脆弱的心靈是不是一直都在悲鳴著，希望有人能聽見他的心聲，將他從快要懸溺的漩渦中拯救？而我卻打從心底看不起他，認為他就是奇怪的、無可救藥的、一無是處的，一次次把他推向深淵。

原來真正白痴的是我這個母親。

我注視著還在書桌複習的孩子，蹲下身來拍了拍他的肩膀說：「累了就上床睡覺吧，明天再複習。」他一臉不可置信地看著我：「我還不累……」我打斷了他的話：「那我們一起畫畫，好不好？」他眼睛閃了閃，臉上的疑惑慢慢化為天真燦爛的笑：「好耶！」

他認真地用水彩畫了一張自己考試滿分的樣子，我不禁讚賞：「你畫畫好漂亮，真厲害！」他自豪地笑著說：「那當然！我可是天才畫家！哈哈哈……」

一時之間，淚眼模糊，我摸了摸敏聰的頭：「是啊！你是一個天才。」

敏聰，你並不奇怪，只是與眾不同；你並不特殊，只是獨一無二。



《沒有牆的世界》

「上帝為你關一扇門，就會為你開一扇窗。」

我們
也只是凡人
但求
平等地對待

許多名人如愛因斯坦、莫札特、比爾·蓋茲，皆普遍被認為患有自閉症（ASD）。但是他們的成就、對於人類社會的貢獻卻是舉足輕重的。自閉症人士或許在某些方面有些力不從心，例如：比較自我、固執、難以社交，但是他們往往能夠展現獨特的才能，如：超乎常人的智能和記憶力。

一般的自閉症光譜，劃分程度由輕度到嚴重。但是近年，一些團體及學者認為使用線性光譜的二元劃分法，會讓別人無法了解自閉症譜系人士的特殊需要，難以達致共融。反而，使用輪狀光譜更能讓別人明白自閉人士所面對的困難及相對應的優點。

說白了，這與近來大熱的MBTI 16型人格有著同工之妙。MBTI中，不同人格有著對應的優缺點，又以I和E為例：I人並不代表自閉，只是喜歡獨處並且專注於自己的內心世界，而且較為善於思考；E人並不代表過度活躍，只是喜歡與他人交流和分享自己，較為活力。兩類人獲取能量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從自身或從朋友。即使MBTI有著16種不同的人格，卻能和而不同，共同學習、共事，除了發掘自身的優缺點，也能明白他人之，共同在社會中發光發熱。

放諸於特殊教育需要者（SEN），他們只不過是在MBTI欄目中多加了一項不擅長之處，又多了一項擅長之處。我們既能夠包容MBTI中的各種人格，也能夠體諒SEN的特殊需要，及欣賞他們獨特之處。

同樣地，許多名人如菲比斯、森美，也曾患有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ADHD）。關於成因，雖然至今科學界並沒有統一的說法，但是



從不同學說來解釋又頭頭是道。有進化學者認為古時的人類在險峻的叢林環境中需要同時面對各項危險，因此進化出能同時兼顧多方面的能力，但相應的不能持久地專注。基因學則認為ADHD者擁有的DRD4的冒險基因，讓人喜歡刺激及新奇的事物，也推動人們探索新事物。如嘗試飼養家禽、圈養牛羊，也學會了使用各類武器、工具等，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其實平常人身體中也有這類進化無用的例子，如尼安德塔人基因或幫助我們的祖先適應新環境。但研究顯示，尼安德塔人的遺傳變異可能增加罹患憂鬱症、心臟病、過敏與其他疾病的風險。這些在古時大派用場的能力，卻在現今社會中看是毫無用處，不僅讓高度現代化的我們覺得這些技能實屬「怪異」，也讓患者較難適應現代生活。十多萬年的進化史，仍未能適從短短的六千年文明或是距今只有二百多年的工業革命。這又是誰的錯？

有髮者，誰願為痢痢？科學證明若家族中有自閉症或過度活躍症者，罹病率相較一般人高，表明潛在的遺傳性。但是這些天生的患病者，他們似是無法選擇。但是我們卻常常為他們貼上了各種的標籤，這也許對於他們不甚公平。社會的進步、文明的發展，強調了共融的重要性。當我們能以同理心對待別人，我們便能意識到彼此間的共通和差異。這樣理想的社會讓不同人皆能夠安居樂業，照顧各人所需。也符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中的第十六項：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

莫論一些由先天或後天造成的聽障、視障、和肢體傷殘，這些人仕所歷經的困難，並非常人能所想像的；我們習以為常的，卻是他們拼命也不及的。一次到訪視障人士中心，讓筆者感受到他們的遠超常人的毅力和堅強。一名幾近全盲的青年，手指在正常人使用的電腦鍵盤上飛快地跳動著，片刻便打出了一篇指定的短文。眾人讚歎連連，任憑我們多有使用鍵盤，速度也絕不及其。除了牢記每個按鍵的位置，也是要多少日夜辛勤的練習，才能達至恐怖如斯的速度。





一幅十分經典來自美國自由派的漫畫中，球賽觀眾前面的柵欄，使得有些在漫畫中表述較矮的人無法看到球賽。這時候，公平的分配就顯得尤為重要。漫畫中較高的人，並不需要額外的箱子，因為他們本來站著就能夠看到球賽；較矮的，需要箱子才能看到球賽；更矮的，需要更多的箱子。特殊教育需要的人士許是需要更多來自社會的幫助，才能如漫畫中高個子的我們一般：「看到球賽」。

「天生我材必有用」

縱然人無完人，但是總有作鹽作光的機會。社會上，從來沒有正常和不正常人之分，只有努力與否之別。滴水穿石，我們能夠欣賞匠人精神，也能夠欣賞特殊需要人群的努力。



《沒有牆的世界》

牆在日常生活中有兩種主要用途。首先，牆的存在為在牆內的人提供安全保障，令他們免受外來人和事的侵擾，著名的萬里長城便是一道連綿數千里的圍牆，數千年來為中華兒女抵擋來自外族的侵略。另一方面，牆卻是阻隔和區別牆內外世界的有形標誌。在德國統一前，柏林圍牆分隔了奉行共產主義的東德和資本主義的西德，兩國人民只能遙相對望，卻不能握手問安。在我而言，沒有牆的世界是一個每個人都能發揮天賦，不會因個別特質或缺陷而受到差別對待。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而言，沒有牆的世界中他們的自然性格和能力會被大眾接納，他們能像普通人一般平等地和其他人交往，完全融入主流社會的生活。那麼，我們可以如何締造這個沒有牆的世界呢？

就個人而言，我們要令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明白自己的特殊需要(或可見如肢體殘障，或不可見如讀寫障礙)都是自己眾多個人特質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強項和弱點，有可以幫助他人的地方和遇上需要別人援手的時候。我們要令這群學生明白到自己也和其他人一樣，自己的角色並不限於被動無助的受助人，也有能力和機會去接受愛，施予愛。這樣能把學生們從單純集中在自己的不足中解放出來，令他們對世界和自己可以作的貢獻也有所思考啟發，從而積極面對人生。

就家庭而論，父母要了解每位兒童都有自己的獨特性和成長步伐，不宜過分與別人比較。父母對子女要有合理期望，既不苟求子女成為人中龍鳳，鶴立雞群，同時也明白到「天生我材必有用」，每個人在世界上總有自己的貢獻和定位。誠然，社會的要求不斷變化，需要的技能和知識也日新月異。說不定有一天科技的發展可以幫助小朋友克服天生的障礙。例如現在普遍的近視，在眼鏡還沒有普及之前也可以是許多人追求學問的障礙。電子學習模式在中小學的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書寫障礙學生們的壓力。父母也要和小朋友保持良好溝通，



正面積極鼓勵兒女面對成長的挑戰，接納自我和尊重每個人。父母也可以讓孩子參與家務，鍛鍊孩子自立能力的同時也給孩子從受助者變為施予者的機會，從而建立自信心。

在學校層面，校方應致力提供多元化的課程和學習活動，令有不同特質和性格的學生也有發揮機會。除了傳統的紙筆考試之外，也能引入不同的評估方法如小組課業，口頭匯報，實務操作，探究解難等。全方位反映同學的學習狀況以外也讓不同才能的學生有彼此學習的機會。校內應採用無障礙設計和提供適切的學習輔助工具如點字機，字型放大器，令有需要的學生可順利投入學習。學校亦應推動融合教育，令所有同學明白社會上有不同背景和需要人士，以及如何互相尊重，彼此協作。全校教職員應以身作則，關懷和包容同學的不同學習需要，建構和諧的校園氣氛。學校應善用政府提供用於支持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額外教師，教學助理，社工，言語治療師等，在避免標籤同學的情況下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

在社會方面，政府應推動產業多元化，令具不同才能的人士均能善用所長，貢獻社會。不單推動金融業發展，更要把握國家發展大局，與大灣區鄰近城市優勢互補，鼓勵並促進年青人面向世界，北望神州，發掘適合自己發揮的平台。在專上教育方面亦應學術及應用並重，提供不同升學途徑以切合各種學生需要。在施政報告中所提到的應用科技大學便是一個可以認真考慮的方案。當然，政府也需確保職業訓練課程的提供者具有恰當的配套如無障礙設施和有關課程內容能與市場需求接軌，才能有效的為學生提供可行選擇。僱主亦應用人唯才，提供適當的工作機會，合理工作環境與適當啟導，令有特殊需要人士均能人盡其才。

只要有適當的支援和鼓勵，我相信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也能像沒有手腳的演講家尼克一樣跨過種種障礙，在社會上作出獨特的貢獻。破開現有的牆需要牆外(社會人士)和牆內(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共同努力才能成功。就讓我們並肩攜手，締造一個沒有牆的世界吧!



《你與我之間》

隨着社會氛圍和環境的改變，日常學生與同學、老師相處的時間可能比和家人還要多。老師的身教總比言教來得重要，「聆聽」學生的需要更為重要。考慮到大眾對特殊教育的關注不斷上升，社會資源配套有所提高，各個渠道宣傳內容令筆者想起一些當上訓導老師後的經歷，特別是對特殊教育群體而言。特此撰文參加共融盃一抒淺見。

首先，在現時社會趨勢下，對特殊教育群體施行訓輔工作所面對的困難不斷提高。筆者現時於一所第三組別的中學工作，學生們所遇到的問題大多牽涉家庭狀況，與筆者成長期大為不同。從前學生只會「執行」和「聽從」，現時普遍學生對老師等等決定時有所質疑，甚至為著自身權利據理力爭。作為一名訓輔老師指正學生的問題時，除了情理兼備外，還需帶出想學生明白和糾正問題，對特殊教育群體施行更遇到困難。筆者初出茅廬時，曾遇到「思覺失調」的男生匿藏於校園一角，未有上課，嚇得一眾同事們四處尋找。根據校規，校方事後應該以「逃學」為由對該名男生施以懲罰。可是，當我們理解事情背後的因由才發現他想躲避同學的嘲笑，同學們多番嘲笑他是「竊線」。經一番解釋同學們仍不認為自己有錯，該名男生的確是「竊線」。事實上，社會上對於思覺失調的理解不足，單單只認定產生幻覺就是「竊線」。

再者，對特殊教育群體而言，啟動校內訓導機制並不是改善課堂秩序的法門。反之，牢記每一位同學的特徵和違規記錄、小心留意他們的言行更能建立感情。筆者曾遇到一名女學生愛多言辯解，上課老師說一句、她會斥責三句以上，她卻不受班上同學歡迎。資深同事教導筆者不理會她就可以，過度活躍症的學生通常都愛不停說話。若然她太過份的話，可以考慮致電予父親，講述日常課堂表現。筆者曾經試過在她情緒亢奮，不停說話時提出若她不停止，就立即致電父親。的



確她迅速表示「不要！」，然後整個課堂一言不發。可是，筆者認為實際上的問題一直未有解決。筆者亦曾經要求她先安靜，有問題可以課後再提出，然後她質疑筆者的能力，並表示「解答不了，就指責我騷擾秩序，大不了請訓導老師帶走我，又不是第一次……」。筆者細心咀嚼她的言辭後，發現每一句說話也有背後原因或道理。為此曾多番要求自己細心備課，希望盡可能回應她的問題。慢慢筆者發現她的態度開始軟化，更從她每次遞交的作文中字裏行間發現不少過往的成長經歷片段。原來她成長自單親家庭，父親身兼母職，帶大她們三兄妹，卻只有她有過度活躍症。自小父親不准許她多說話，得悉她有過度活躍的情況後，便不停要求他吃藥。一旦收到學校投訴，便會大聲斥責她。所以她回到學校卻不停說話。當筆者知悉背後原因時，心中不禁泛起一絲同情，漸漸明白她的一舉一動。筆者認識她的時候是一位中三學生，今年她已是中六生。及後，她卻變得鬱鬱寡歡，並得醫生確診為適應性障礙。自從建立了彼此信任後，她樂於與筆者分享與父親的相處，表示長大後較少違規的情況出現，父親的態度也較以前好。

其次，還記得一次筆者走進課室時，課室門外已傳入此起彼落的叫囂聲。原來有數位男生把文具拋上課室的吊扇上、有數位把粉筆切成粉末、有男生預備開啟吊扇。目睹這個情景，筆者怕意外即將發生，立即以嚴厲的態度喝止預備開啟吊扇的男生迅速返回座位。惟預備開啟吊扇的過度活躍男生忽然變得情緒激動，並表示「錯不在他」。當時筆者知道繼續與他爭論，必定對事情無所裨益，著他先組織「錯不在他」的理據，放學後我們再討論。課後筆者與這男生相熟的同事了解後，明白到原來大聲吆喝與喝止會直接觸動他的情緒。

說到這裏，筆者想起曾遇到有一名女生患上嚴重抑鬱，並有自殘傾





向，過往曾在校內割手，令我留下深刻印象。她已重讀兩年，惟出席率一直未有改善。校內的老師對她束手無策，其父母也採取放任政策，家庭支援相當薄弱。同事們多番叮囑筆者要「小心」她，別要刺激她。開學數天仍未見她上課，有一日她使用網課的應用程式

「Teams」問筆者取時間表。然後，筆者主動給她聯絡方法，著她有空可以多與筆者聊天，未能上學時也可告知一聲，可能使她感覺「釋出善意」的關係。偶然她會與筆者分享生活點滴，以及遲到或是未能上學會簡單交代一聲。其他同事都著筆者就多番提醒她回校時的校服儀容需要符合標準。直至有一次，她上課途中電話傳訊息給筆者，表示突然很想輕生，可否接她離開課室？筆者嚇得立即衝上課室，接走她聊天一番後，邀請駐校社工的幫忙才能請她的家人接走她。事後多個同事亦表示幸得筆者及時收到信息，否則後果不堪設想。筆者認為在受情緒困擾的學生身上，不能刻板地講求校規的內容，或是「身為學生應該怎樣」，多一番體諒和包容是與他們相處的技巧。

作為老師，筆者深信特殊教育群體與主流大眾在學校的相處和交流情況未如理想，常發生衝突，仍需要學校和教育局作牽頭，彼此包容求同存異。筆者堅信奉行「別帶情緒入課室」的原理，中學生正值青春期，能感受到老師的情緒變動。筆者想起成長時遇過訓導老師是「陪伴型」的老師為主，彼此的關係一直延至畢業後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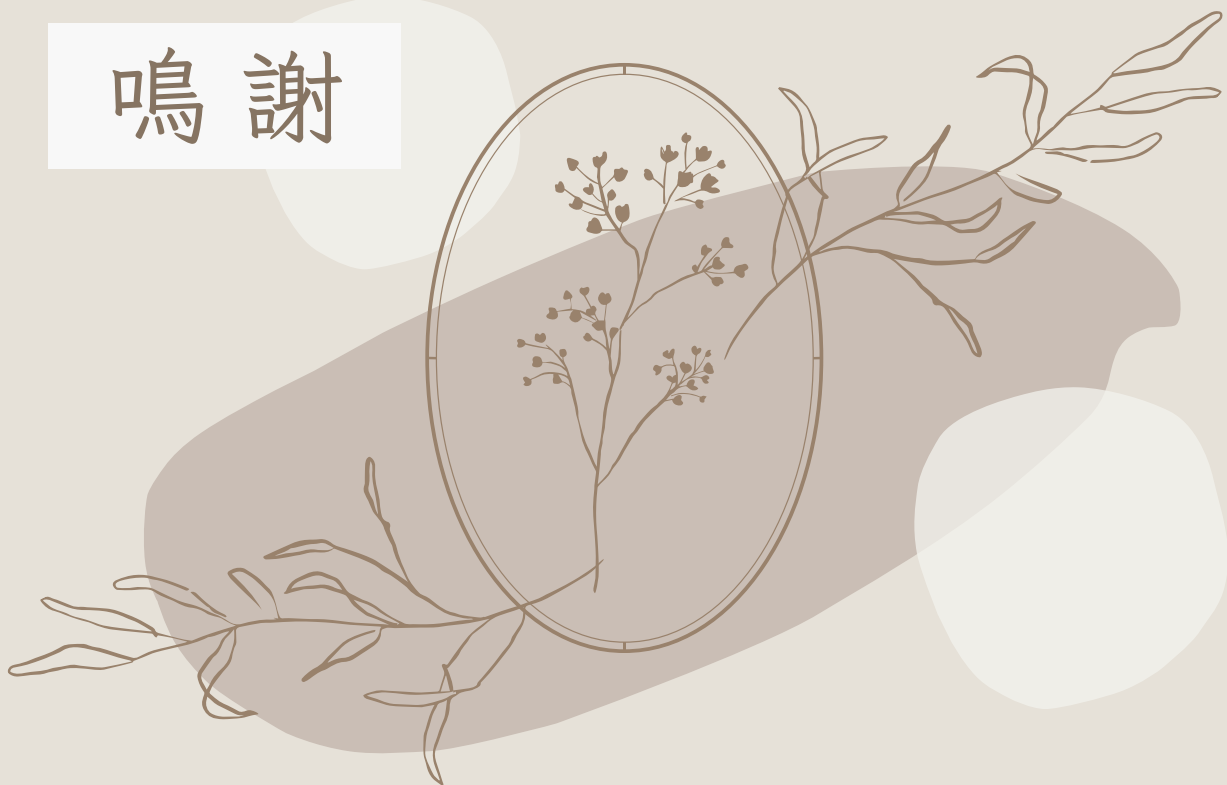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觀塘官立中學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屯門天主教中學

鳴謝



是次活動有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學生活動基金支持，以應付活動開支，謹此致謝！

新亞書院於1949年由以錢穆博士為首、來自國內的一群學者興辦，創校宗旨在承續中國傳統文化，並使其與現代學術結合，令學生不忘本之餘，旦有能力應付現代社會的挑戰。書院與耶魯大學關係密切，亦與中國、日本和新加坡等國家和台灣等地區多所大學和企業合作開辦各類交換、研究及實習計劃。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學生活動基金旨在支持有助個人發展及貢獻本地與國際社會的項目，讓同學根據自己的志向和能力，積極追求理想，以及實踐夢想。



出版資訊

主編：羅雅婷

編審：羅雅婷 梁詠岐

美術設計：羅雅婷

出版：特殊教育青年會

網站：WWW.SENWITHYOU.COM

支持機構：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第一版：2024年5月

定價：非賣品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